Star Trek 台視影集

星際爭霸戰

幻想世界中的驚險歷程

傑姆・布里希 著／簡文祥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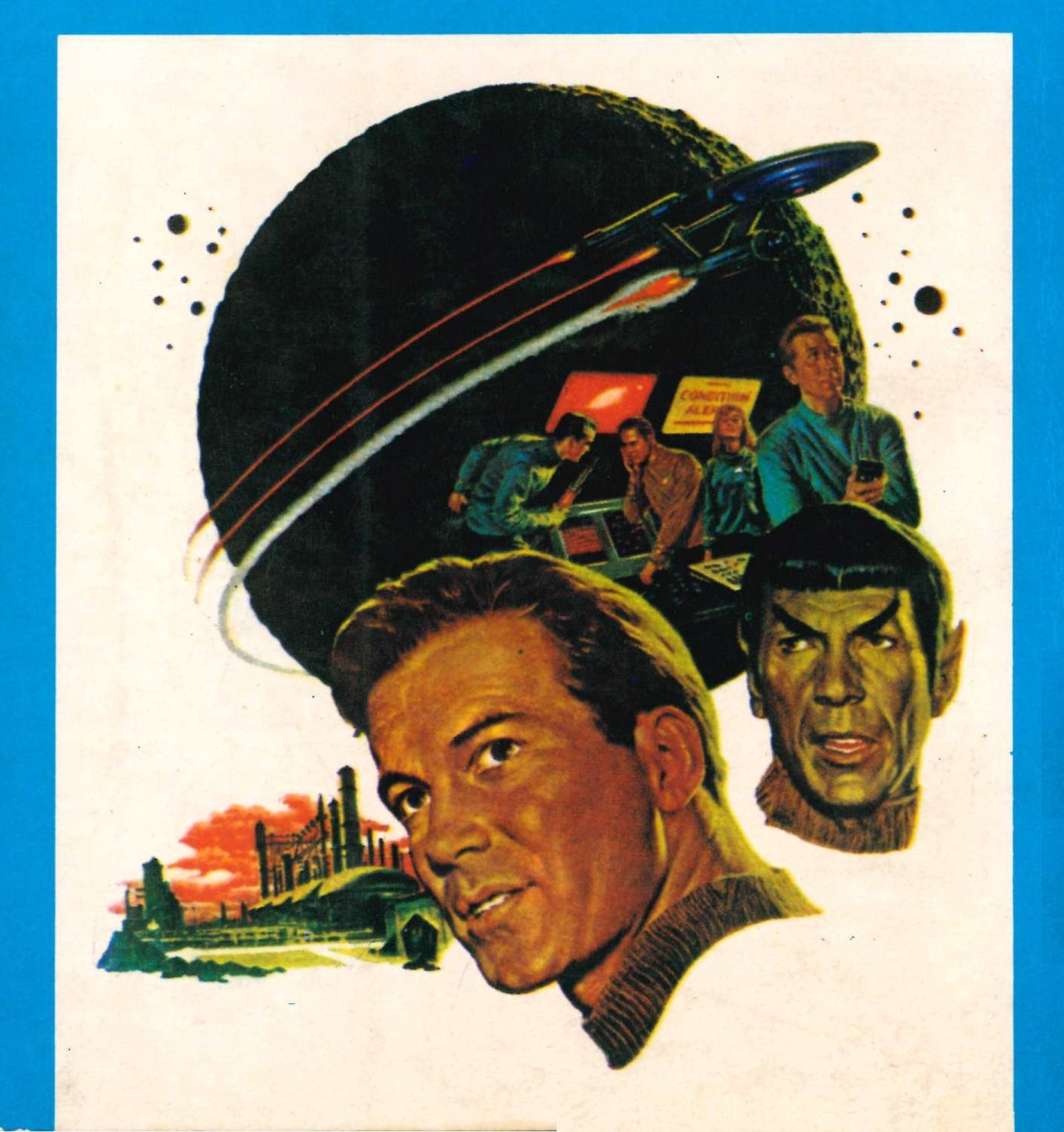


Star Trek　台視影集

星際爭霸戰

幻想世界中的驚險歷程

傑姆・布里希 著／簡文祥 譯



科幻叢刊

星際爭霸戰

傑姆・布里希
簡文祥

德書局



Star Trek

戴著四佰名專家，太空船母艦「企業號」劃破天際，進入了太空中不可思議的奇幻世界。

寇克船長—太空船司令，他必需冷靜果斷，與宇宙中的未來文明世界進行接觸。

史波克副官—具有其父正確而邏輯的思考力，原是共工行星的土著。史波克有一種危險的地球特性……對異次元的世界有旺盛的好奇心。

蘭德—太空船的隊職員中最得人緣，一頭「外星人」的金髮，使得她在第一次太空旅行中便擔任了船長秘書的重要職位。

科幻叢刊

星際爭霸戰

傑姆・布里希 著
簡文祥 譯

明德書局 印行

譯序

這本書的翻譯，「尋常人」譯不出來，相信高段的翻譯家也有下筆難之感。

我翻譯這本書，足足譯了四個月，翻翻停停，停停翻翻，在翻譯之中，有的英文難查，另外有阿拉伯文的，足足積了四個月的火氣和不快，也讓明德書局的蔡先生來回催稿了四、五趟。他一來訪，我便一陣赧顏。

我譯了二十一本書，這本書是我難產的第二十二本！我不諱言有一陣子我真甘願讓它胎死腹中，卻又愧對蔡先生，所以我寅吃卯糧，總算是譯完了。

科幻小說目前大行其道，國內兩家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爭相刊載科幻小說的文章，最著名的是醒石（張系國）的「望子成龍」以及倪匡的「千年貓」。另外最注目的就是臺灣電視公司的「星際爭霸戰」，這部影集在國外映了一年半，收視率高

居首位，華視以前就曾搶著推出。一部影集，兩家電視台搶著播映，中國電視史罕見。若不精彩，馬能如此？

這本書的劇情比電視更緊張、更精彩，若是不值得一看，我便不會如此大費周章，苦惱了我四個多月。

這本書的順利出版更要感謝明德書局的蔡先生，他有催稿的能耐，我拼命也要譯好的。

一九七八、九、七

簡文祥

太空魔孩

雖則太空船「企業號」的船長寇克有命令四百名隊職員和一小撮上上下下的乘客的絕對權力，雖則他在太空闖蕩二十年，仍能屹立不死，但是他一直堅定的認為這一生最使他困擾的就是這個十七歲的男孩子了。

依凡是他父母的實驗船下墜後的惟一生還者，他在一個叫做嗒突斯的行星浪跡了十四年，才被一艘叫做「安大略」的測量船接了出來。安大略測量船只有「企業號」的十分之一大，這艘船後來把依凡托付給寇克的太空船，當時依凡一身邋遢，隨身帶着一只行囊。

「安大略號」把依凡帶上「企業號」的那些隊職員，對依凡的智商讚不絕口，說他熱中求知，天生便懂工程數學——（你不教他，他也懂得駕駛「安大略號」的。）——

並說依凡個性討人喜歡；但是，寇克感到奇怪，他看著帶依凡上船的那些「安大略號」隊員，口裡不停的讚美，卻一直打揖後退，然後便轉身溜回他們那艘擁擠的太空艙去，甚至也不曾要瓶白蘭地。

依凡一開始便現出了他十足的好奇心，雖則也露出了驚惶，其實這也難怪，因爲他曾有過很久的孤獨放逐生活。寇克指派蘭德把依凡帶到他的診所去。就是在這時，依凡對寇克的一句問語使得在場的人都感受到驚駭。

「這是女孩子嗎？」

太空船的醫生麥考伊從頭到腳的檢查了依凡，發現依凡身體情況非常的好：沒有一點營養不良的現象，沒有殘留在體內的輻射線，沒有一點辛酸艱苦；對一個從三歲開始便要在一個陌生的世界生存的男孩來說，這可眞是不平常了。從另一方面來說，與陌生的世界搏鬥了十四年，照理依凡不是活得好便應該死了；在最初幾年內，他必需先求和外在的環境妥協的。

依凡雖然自己問了許多的問題，但是他對別人所問的這個問題並不很直言無諱，他

似乎迫切的想知道應做的事，他更迫切希望討人喜歡，可是，麥考伊問話中的一些含意顯然是把他難倒了。

不，沒有人可以在太空船墮毀中倖存下來的，他是利用太空船上尚可使用的記憶庫來學習英語的。不，喀突斯人並沒有助他一臂之力；喀突斯行星根本沒有喀突斯人的。最初他靠著太空船殘骸中的食物充飢；吃完了，他又設法找些東西……找一些在地上長著的東西。

依凡然後要求看看太空船的章則。他說他在「安大略號」，從沒有做對事，也沒有說對話。把每個人都激得生氣了，連他自己也生氣了。他不希望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我也有同感，」麥考伊對他說：「可是這種事急不得的。你只要睜大眼睛，有疑惑時，笑笑，什麼也不要講。這樣對你一定有幫助的。」

依凡對麥考伊露齒而笑，麥考伊卻拍了拍屁股，依凡顯得訝異不迭。

麥考伊再度在艦橋與寇克和寇克的副官史波克談到這個問題。蘭德當時正在艦橋上輪值值星官，很識相的要走開；但是，寇克看她和別人一樣見過依凡很多次，因此要她

留下來。此外，寇克也很喜歡蘭德，雖則寇克天眞的以爲他喜愛蘭德是一種秘密，甚至是蘭德也沒有發覺。

「地球上多的是小孩子設法在未知的世界中長大的事例。」麥考伊繼續說道。

「你們的傳說，我也有耳聞，」史波克說。史波克是出生在一個非太陽系的行星，叫做共工的。「這些傳說裡似乎總是少不了狼來照料人類的孩子。」

「若說眞有嗒突斯人，那這個孩子又是爲了什麼要騙我們呢？」

「不管怎麼說，早在一千年以前，便已證實嗒突斯上有生物，」史波克說。「第一次的探測報告說嗒突斯上有高度文明化的東西。三百萬年來，嗒突斯一直都是個老樣子。因此極可能還有倖存者。」

「依凡說沒有倖存者呀！」寇克說。

「他能活著出來證實出是有倖存者的。我曾用電腦檢查了有關嗒突斯的資料。電腦沒有說什麼，但是它卻明明白白的說出一件事情：『沒有可食的生物。』。因此，依凡一定曾有過某種幫助的。」

「我想你把他的人格看得太低了。」麥考伊說。

「我們目前不妨把電腦的話當眞吧！」寇克說，「史波克，你去安排一下，讓依凡有事做，讓他忙。我們要一直讓他忙，一直到我們回到總部，把他交給精明的專家，同時我們也可以安靜多了。……對了，蘭德，你對我們這個問題孩子有什麼意見？」

「哦……」她說，「也許我的看法不對，我本來也不打算說出來的。不過……他昨天跟著我到了走廊，給我一瓶香水。是我最喜歡的香水。我不知道他怎麼會知道的。這種香水，太空船上的商店買不到，這一點我敢保證。」

「嗯嗯嗯！」麥考伊漫應著。

「我正要問他在那兒拿到香水的，他卻在我的屁股拍了一下。後來，我便一直在躲避著他。」

一陣吃驚的爆笑，隨即便強自抑制了下來。

「還有別的嗎？」寇克問。

「有，不怎麼重要，你們知不知道他會玩牌九？」

「什麼，他是在那兒學的？」史波克有點異外的問道。

「我不知道，但是他玩得棒極了。我在電腦室玩撲克牌時，他走了進來。當時中尉烏拉正在彈唱著『依凡是我的心肝』，依凡最初以爲她是在揶揄他。後來，他看出烏拉並不是這個意思時，他便走向我身旁，一臉迷惑地看我怎麼玩得這麼差勁，然後他點破了訣竅，甚至根本不摸牌，這一點我可發誓。當我一臉驚訝的神情時，他拿起了紙牌，要了一套花招，眞是神乎其技。我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這麼神奇的。他說是『安大略號』裡面的一個人教他的。我看他好像玩得全神貫注，但是我可不敢太讚美他，我怕他再拍我屁股。」

「我看他是從我這兒學去的花招。」麥考伊說。

「我也這麼想，」寇克說：「不過，我想我最好找他來談談。」

「你當他的父親好了。」麥考伊揶揄的說。

「住嘴，排骨。我只不過是要叫他安分一點而已。」

× × ×

依凡看見寇克進入他的船艙中來時，眞是手足失措，不知怎麼辦才好。他口中蹦出了一句話：「我沒有做錯事呀！」，使得寇克都不知道要怎麼跟他搭訕。

「別緊張，依凡。我只不過是來看看你好不好。」

「好，我很好。我……我以爲你是要來問我爲什麼不——我不知要怎麼說。」

「你就試著坦白說出來好了，」寇克說：「說話通常是這樣子的。」

「好吧，在走廊……我說……賈妮……當蘭德……」依凡突然沈下了臉，快步向前，把寇克撞倒在座位上：「我幹了，她不高興。她說你會向我說明一下。」

「嗯哼！」寇克勉强裝出嚴肅的面孔說道：「跟著一位小姐，有些事是可以做，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就這麼說好了。撞一個女孩子是不對的。我們男人是沒有什麼，男人跟女人就不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想我不懂。」

「你要是不懂，你就必須暫時牢記住我的話。同時，依凡，我已爲你擬好了計劃，你要做些事情，以便學習些你放逐在嗒突斯所沒有學到的東西。」

「太好了，難得你肯幫助我，」依凡說，他似乎是很高興的樣子。「你喜歡我吧？」

這個坦誠的問題解除了寇克的警戒心。「我不知道，」寇克也坦誠的回答說，「學習去喜歡別人是需要一點時間的。你必需看著他們在做什麼，並且儘力去瞭解他們。你不能說我喜歡你便眞的喜歡他了。」

「噢！」

「寇船長。」空中傳來烏拉中尉的廣播聲。

「失陪一下，依凡……我在這兒。」

「好，我就到艦橋去。」

「安大略的拉曼船長在第四頻道。他一定要直接和你通話。」

「我可以去嗎？」寇克關掉了通信幕，依凡問道。

「恐怕不行，依凡。這是太空船的機密事情。」

「我不會打擾任何人，」依凡說：「我會遠遠站在一旁。」

這孩子需求友伴殷切，也不管這是多麼不方便的事情。太多年的孤寂，是必須排遣

一番的。「好吧，好吧！」寇克說：「但是一切都要經過我的同意，知道嗎？」

「知道，」依凡很迫切的說道。他蹦蹦跳跳的跟著寇克走。

在艦橋裡，非洲班圖人特性臉孔的烏拉中尉，正在對著麥克風說話，「你們能不能放大功率？『安大略號』。我們很難收到你們的訊號。」

「我們已使用了最大的功率了，『企業號』。」拉曼的聲音遠遠的傳過來，像是很急燥似的。「我要立刻與寇克船長談話。」

寇克跨步向前，拿起了麥克風。「我是寇克。拉曼船長。」

「船長，哇，眞謝天謝地。我們差一點便聯絡不上了。我有件重要事要提醒你——。」

他的聲音停止了。現在除了靜電干擾以外，再也聽不到對方說話的聲音。甚至連載波都測不到。

「你試試看能不能再跟對方連絡上？」

「什麼也收不到，船長。」烏拉中尉一臉迷惑。「他們沒有再送訊號過來。」

「頻道繼續開著，不要關掉。」

寇克後頭的依凡緩緩的說道：「那艘太空船是舊式的，性能結構是有缺點的。」

寇克看著他，然後奔向史波克的崗位。

「史波克先生，你用掃描儀試試看。」

「我試過了。」史波克立刻回答說，「可是一團模糊，照理這樣的距離是不應該這樣的。」

寇克轉頭對依凡說道：「是出了什麼事了？依凡，你知道不知道？」

依凡毫不畏懼的也瞪著寇克，臉上露出著一種輕蔑，「我怎麼知道 。」他說。

掃描儀上的模糊地區愈來愈大了，我在雷達幕的邊緣上測得了某些點。

「是殘骸，不會錯的。」

「可是，沒有安大略號嗎？」

「寇克船長，雷達幕上的點就是安大略號的。」史波克一臉平靜的說：「很明顯的，安大略號是爆炸了，要不然這種現象又怎麼說。」

寇克還是一直看著依凡的眼睛。男孩也對他看了過去。

「我看安大略號是爆炸了。」依凡說。他似乎是有些不安，可是也僅是不安而已。

「可是，我絲毫不會想念他們。他們都不喜歡我。我敢說他們都不是好人。」

空氣突然凝結了起來，氣氛濃郁。最後，寇克把緊握著的拳頭伸了開來。

「我告訴你，依凡，」他說，「你這種要命的冷酷無情，最好要完全改掉。還有你的自私自利或其它什麼的。除非你能完全戒掉這種劣根性，要不然你就算不得是人。」

寇克閉上嘴以後。依凡嚎啕大哭，寇克大感訝異，不知如何是好。

× × ×

「你說他什麼？」寇克從辦公桌上擡頭望著蘭德。蘭德顯得非常不安，可是她不顧反對堅持立場。

「他向我求婚，」她再次說道，「求婚詞不多，不多。可是，他卻向我說了一篇咬文嚼舌的文詞。他要我。」

「蘭德，他只是個十七歲的男孩呀！」

「不錯。」女孩說道。

「這一切難道都爲了那次打屁股的事？」

「並不，長官。」她說，「是爲了他的求婚詞。船長，我不知見過了多少次了；他是在向我說他不是十七歲的小毛頭。你要是不有個處置，遲早我會給他點顏色看。甚至我可能會揍他一頓，也可能不會這麼便宜他。他將會很難受的。畢竟我是他所看到的第一個女人，也是他第一個初戀的情人……。」她的呼吸顯得喘息起來，「船長，人生在世，麻煩已經是夠多了。要是整日煩不勝煩，是會逼死人的。可是，他卻不知道忍總是有個限度的。我要是什麼事都要點破他，讓他瞭解，我是在自討苦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蘭德。」寇克說。他仍然不以爲這種事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這種年紀沒有教訓過人，我這輩子也沒有開導過人。不過，我現在就派人去叫他。」

「謝謝你，長官。」蘭德走了出去。

寇克按電鈴叫依凡。依凡立刻就出現了，好像他知道準有事似的。

「進來，依凡。坐下吧！」

男孩在寇克的對面坐了下來，好像是陷入了捕熊的陷阱裡一樣的喪氣。先前，他便曾把寇克船長推撞在這張椅子上。

「賈妮，」他說：「也就是蘭德。你找我來就是關於她的事，是不是？」

這個孩子眞是他肚子裡的蛔蟲！「不錯！不過，主要還是在你。」

「我保證我以後不再冒犯她就是了。」

「問題並不是這樣，」寇克說：「你必需先懂得一些爲人的道理。」

「反正不管我說什麼或做什麼都是錯的，」依凡懊惱的說道：「我只有一路錯到底。麥考伊先生又不告訴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或者我應是什麼。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老是惹人家生氣——。」

「我來教你，你便可以活得好。」寇克說：「這錯不在你，男人在遇到心目中的偶像，難免會失去理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辦法逃避的。依凡，你只要去面對著他便行了。」

「可是，你們都以奇異的眼光看著我。我處處都被你們看扁了。賈妮，就是蘭德，

想把我讓給另個女人——勞頓，可是……勞頓，只是……啊喲！就是沒有女孩的味道。我們船上沒有人可以比得上賈妮的。我不想要別人的。」

「這是正常的事情，」寇克溫和的說：「依凡，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有很多的東西，也有很多的東西你得不到。要試著去認得那些東西該有，那些東西不該有是很乏味的事情，但是你卻不得不去學，天下萬物就是這個樣子。」

「我討厭。」依凡說。好像他討厭便解釋了所有的事情。

「我並不怪你。但是，你這一輩子要永遠記著這件教訓。對了，你現在不是到了該做熱身運動的時間了嗎？我們現在就到體育館去，去打個幾回合。我還記得數世紀前維多利亞轄下的英國有個傳聞說，劇烈的運動可以使一個人不想及女人。我不知道這個妙方是眞是假，好歹我們去試試看。」

×　×　×

依凡的動作出奇的笨拙，不過，剛開始學的人，誰不是這個樣子。太空船的一名隊員艾里斯，是麥考伊的屬下，他跟寇克是同樣的裝束，正諄諄不倦的指導穿着破爛的依凡。

「對，就是這樣做。依凡，你摔下時，雙腳要擊向蓆墊，便可減少向下重力。現在你再看一遍。」

艾里斯率先撲倒，然後雙腳擊向蓆墊，滾翻，便又巧妙的站起來了。「就像這樣。」

「我一輩子也不會。」依凡說。

「你一定會的。」寇克說：「做做看吧。」

依凡來個笨拙的撲倒，到了最後一分鐘才擊向蓆墊，因此他的擊墊是引起砰然一聲。

「好，總算有進步了。」寇克說：「不論什麼事情，都是要練習再練習。再做一遍看看。」

「這次做得更好。」寇克勉勵著，「正該這樣。好了，艾里斯，你再教他翻滾。」

艾里斯撲向蓆墊，立刻翻身站了起來，做得很乾淨俐落。

「我不做。」依凡說。

「這是功課之一。」寇克說：「並不是很難做的。你看！」寇克自已做了個翻滾。

「你做做看。」

「不，你是要教我技擊，不是要教我懶驢打滾的。」

「你在學習技擊前，必需先學會被人摔倒而不受傷。艾里斯，我們最好證明給他看。我們來一、二下的相撲。」

「好！」艾里斯說。兩位太空船的官員便互揪了起來，艾里斯由於身材比寇克碩壯，便讓寇克來摔他，隨卽，當寇克站穩了腳步，艾里斯便輕輕的擊向寇克，寇克翻滾又彈了起來，對練習很滿意。

「懂了吧？」寇克說。

「我想我懂了。」依凡說：「看來並不難。」

他衝向寇克，揪著寇克，想要試著剛才他所看到的艾里斯那一招。他是夠壯的，但是他卻不懂得四兩撥千斤的方法。寇克借力反撥，便把依凡摔了。用勁是不大，可是依凡又忘了撞擊蓆墊，他踉踉蹌蹌的爬了起來，瞪視著寇克。

「這樣子不行。」艾里斯皺著眉頭，「依凡，你還需要再摔幾次。」

依凡怒氣沖沖的衝向他，用著不懷善意的口吻說道：「你可別譏笑我！」

「冷靜一點，依凡。」艾里斯說著，抿口輕笑。「生氣並不能學好技巧。」

「叫你不要笑！」依凡說。艾里斯攤了攤手，可是笑臉還沒有從他的臉上隱去。

突然間，像是世界上最大的燈泡爆炸而引起轟然大聲一樣。艾里斯突然消失了。

寇克茫然的望著艾里斯早先站著的地方。依凡也木然呆立了好一會兒。然後，他開始嘗試向門口走去。

「站住！」寇克吼著。依凡是站住了，但是他並沒有回頭來看著寇克。

「他不應該笑我的，」依凡說：「笑人是不好的，我一直在隱忍著。」

「他不是有意的，你大可不必介意的。這是什麼回事？你把我的隊員怎麼樣了？」

「他走了。」依凡陰沈的說。

「這不是原因。」

「他走了。」依凡說：「我只知道這些。我本來是不想這麼做的。他激怒了我，他一直在笑我。」

要是蘭德貞的打了他呢？還有……安大略號離奇的爆炸……寇克快速地走向最近的

一個室內對講機，按了鈕。依凡至此才把頭轉了過來。

「我是寇克。」寇克說：「急速派兩名安全人員到體育館來。」

「你準備要把我怎麼樣？」依凡說。

「我要送你到你的房間去，你最好不要擅自離開這兒。」

「我絕不會讓他們碰我。」依凡低沈的說：「我會讓他們也消失的。」

「他們不會傷害你的。」

依凡並不答話。他看起來就像猛獸要反撲馴獸師似的。體育館的大門開了，兩位安全人員走了進來，看著寇克。

「跟他們走吧！當我們倆都冷靜下來時，我們再來談這件事情。你還沒有跟我解釋這是什麼一回事。」寇克狠狠的瞪著依凡。安全人員向著依凡走去，抓住了他的手臂。

不，是試著要抓住依凡的手臂。寇克其實是很明白他們絕對近不了依凡身邊的。有一位安全人員踉蹌的後退，可是，另外一位安全人員卻像是遇到一場突然的颶風似的，身體由不得己地衝向牆壁。然而，他還是設法站穩了，巨靈掌抓向依凡的手臂。

「不要！」寇克驚叫出聲。

但是，他的這道命令太遲了。安全人員才伸手抓向依凡，他手上就消失了移位槍。就跟艾里斯的突然消失一樣。依凡瞪著寇克，雙眼閃露兇光。

「依凡，」寇克說：「我已見識了你的本事了，現在回房去吧！」

「不要！」

「跟他們去吧！要不然我可要親自動手了。」寇克開始向依凡進逼了過去。「這是你惟一的選擇，依凡，你不照我的話做，便只有把我也消失，送到移位槍和艾里斯現在的地方去。」

「噢！好吧！」依凡無可奈何的說著。寇克放下了心。「但是你要告訴你的安全人員不准動我。」

「你只要照著我的話去做，他們絕不會傷害你的。」

寇克立刻在艦橋召開幹部會議，可是，依凡作法得更快；當寇克的官員全都到齊了後，太空船上已找不到任何的移位槍。依凡把所有的移位槍全都「消失」。寇克冷冷地

簡報了所發生的一切。

「看這種情形，」麥考伊說：「很明顯的他並不需要任何嗒突斯人的幫忙。他有辦法變法獲得他所需要的。」

「不然，」史波克說：「我們所知道的是他能夠把東西變沒有，而不是變出來。我得承認他能把東西變沒有，就眞夠他一生享用不盡了。」

「到底他有沒有可能就是嗒突斯人？」寇克說：「或者是嗒突斯人的遠親？」

「可能是有的，」麥考伊說：「不過，我又認爲大有疑問。我不是曾經查過他的身體嗎？不管是什麼，或者是他的血型，當然，我也許沒有查覺某些事情，不過，在證實他也是有血液的人；檢查機至少亮起了十六種異常的信號。」

「反正不管怎麼說，他有人力所不及的神力，」史波克說：「極可能他也是安大略號碎裂的主要元兇。距離也實在是太遠了，超出了移位機的範圍哩！」

「這下可好！」麥考伊說：「他威力無比，我們怎能囚禁得了他？」

「還不止此呢！排骨！」寇克說：「我們看情形也無法把他帶到總部去。想想看他

在總部那完全沒有戒備的環境下會攪成什麼樣子。」

很明顯的，麥考伊想都沒想。寇克站了起來，開始踱著方步。

「依凡是個靑年期的孩子，有可能是人類，卻不曾與其它的人類接觸。他慾望很深，卻不能有效的滿足，所以養成了他爆燥的性格。他多的是靑春期的徵候；他盼成爲我們之間的一員，盼望得到愛，盼望得到重視。不過……我記得我十七歲的時候，我也希望能把自己所討厭的東西和人全都完全變沒有。這種法力，十七歲時期的男孩是最盼望不過的，問題是依凡並不要盼望，他就是有了這種神通。」

「換句話說，各位，爲了我們的存在，我們得先下手爲强，否則，砰！」

「要逼他也得看情形，船長。」史波克說：「一切都得端視他的喜好如何。我們不知他的來路，不管我們如何愼密研究，我們無從想像得出要用什麼東西來逼他。他是銀河系最具破壞性的武器，動不動就會冒火。」

「不，」寇克說：「他本身不是武器，他是帶著武器。這點的不同，我們可以利用。最主要的，他是個小孩子，一個有大人身體的小孩子，且渴望成爲一個完全的人。他

的作惡並不是有意，而心無心的。」

「他來了，」麥考伊說著，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寇克轉過椅子，正好看見依凡從電梯上下來，笑得很甜。

「嗨！」銀河系上最具破壞性的武器向大家打招呼。

「我不是叫你在自己的艙房不要出來嗎？」

「我知道，」依凡說著，笑容隱退了。「可是，我討厭在房裡直打轉，等著你。」

「噢，我倒忘了，反正你現在來了。也許你可以回答我們一些問題。你認為你該負責安大略號的事吧？」

「為什麼？」

「因為我想知道原因。回答我，依凡。」

當依凡思索著時，整個會場的空氣都凝住了。最後依凡才說道：「不錯，是我幹的。我在他們的電流器加了電流阻板，反正這是遲早的事情。」

「你怎麼不對他們說？」

「我為什麼要說？」依凡煞有其詞的說道：「他們對我不好。他們不喜歡我，不要我，要甩開我，所以才把我送到這兒來。」

「你會對我們怎麼樣？」

「噢，我有用得著你們之處。我必需到你們的總部去。不過，你們要是對我不好，我自然有辦法的。」依凡絕据而去，寇克他們想不出是為什麼。

麥考伊拭擦額前的汗，「你眞是要命呀，你！」

「我們不能一分一秒都在提心吊膽，」寇克說：「以後我們的所做所為以及問題要是可能會把他激怒，我們最好是辯說絕對不會。否則我們必將完全遭殃。」

「船長，」史波克緩緩的說道：「你想用力場能不能困得住他？他這個人太精了，決不會闖進我們備好的電磁場，不過，我們倒可以在他的艙房建一個力場。我們可以把實驗電流全都通經五號甲板的主廊。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不過——。」

「建立這麼一個力場要多久？」寇克說。

「大概要七十二個小時吧！」

「這將是最長的七十二小時，史先生。你去進行吧！」史波克點點頭，走了出去。

「烏拉，替我接總部，我要直接跟總部說話。蘇魯，你替我編離總部的航路，不必馬上做，我尚要一點時間。排骨——。」

一陣噼噼啪啪的火花以及烏拉休克的喊叫，中斷了他的談話。烏拉的兩手置在腿上，手指正控制不住的扭結在一起。麥考伊急奔到她的身旁，試著用力扳開她的手指。

「好……好多了。」她說，「我想只是觸電而已。可是，在太空船上怎麼可能觸電呢——。」

「不會是毫無理由的，」寇克嚴肅的說：「除非是奉有進一步的命令，否則不要碰觸。你看怎麼樣，排骨？」

「表面灼傷，」麥考伊說：「可是，誰知道會不會有下次呢？」

「我來告訴你們吧！」蘇魯說：「我不能定好新航路，定位儀是沒有壞，但是它拒絕接受改變路徑的指示，我們已一直朝向總部的途中，改變不了了。」

「我很急呀！」依凡的聲音傳了過來。他再度從電梯裡走了出來，可是當他看到寇

克滿臉怒氣時，他停住了。

「我再也受不了你了，」寇克說：「你把我們的發送器怎麼了？」

「你不必要跟我變臉的，」依凡毫不怯弱的頂了回去。「你要是有什麼困難，我都可以為你解決。我這個人學得可快囉。」

「我不要你的幫忙，」寇克說：「我目前對你是無可奈何。不過，我可告訴你一件事情；你說得不錯，我不喜歡你。我根本就不喜歡你。你給我滾。」

「我走，我走。」依凡面無表情的說：「我根本不介意你喜不喜歡我。你厲害，你偉大，我不久便會讓你嚐嚐厲害。」

依凡一走，麥考伊便擔心的禱起告來。

「得了吧！排骨，沒有用的。烏拉中尉，是不是我們對外界通話的線路都短路，而內路的通話器也壞了？」

「船長，裡頭的通話器看來沒壞的。」

「好，你替我接蘭德，……賈妮，我有個繁重的工作派給你。也許這是你所不曾做

過的最繁重的工作。我要妳引誘依凡到艙房。好，我們等著──不過，妳必需牢記一件事情，妳要是激怒了他，我們可無法保護妳。妳可以拒絕；說不定力場困不住他。」

「要是困不住，」蘭德的聲音說：「好歹我也是盡了心力了。」

× × ×

他們看著史波克用手開了鑰匙，打開了力場。首先，賈妮是單獨在依凡的艙房裡，時間在難捱的心情下溜過。

終於門兒開了，依凡走進了隱藏式攝影機的力場裡，他臉上的神情半是喜悅，半是狐疑。

「我很高興妳能到這兒來，」他說：「但是我不再相信人了，人都是各懷鬼胎、仇恨。」

「不，他們不是這種人，」賈妮說：「你不能一下子就說定他們是什麼人，你總得過一段時間。」

「那……妳是很喜歡我？」

「不錯，我喜歡你。我是太喜歡你了，所以才要來矯正你不對的觀念。要不然我大可不必來這兒。」

「妳眞是太好心了，」依凡說：「我也要對人好一點。妳看，我要送妳什麼東西？」

依凡進入房門來時，背後已拿著一把紅色的玫瑰花束，從房間裡那具隱藏式的攝影機裡，早已被攝入鏡頭，他把玫瑰花束從背後拿了出來。在太空船上，也是看不到什麼玫瑰花的；從玫瑰花的花香濃郁看來，依凡的確是有能力把東西變有和變無。看來這不是一個好預兆。

「妳喜歡粉紅色的，是不是？」依凡說了，「書本上說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歡粉紅色的，男孩則喜歡藍色的。」

「這倒是說得極是。依凡。不過，目前不是你向我求婚的時間。我眞的需要對你談談。」

「可是，妳心甘情願到我房裡來。書上說這是很可貴的。」依凡舉起了手，想要撫摸她的臉龐。賈妮本能的後退，想奪門而出，門現在是被遙控控制，遙控的開關是在史

波克的另一隻手中。可是，賈妮後退時不能看清背後的一切，因此碰到了一張椅子。

「不要，我是說我是有話要對你談談。所以我才會來這兒。」

「可是，我也只是想對妳溫柔一點。」

她設法繞過了椅子，使得自己不再被絆手絆腳，「這點證明了依凡原則。」她說。

「妳說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呀？」

「依凡原則就是說任何人最好要對依凡好一點或什麼的。」

「妳少胡說八道！」依凡怒氣騰騰。

「胡說八道？那你說艾里斯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他在那兒。他只是不見了。賈妮，我只不過想大夥兒都對我好一點。妳們卻都不肯，妳們沒有一位肯的。妳要什麼東西，只要你告訴我，我什麼東西都會給妳。」

「好，」賈妮說：「我想你現在最好是讓我走。我現在是巴不得走。」

「可是妳剛才不是說……。」男孩住了嘴，又開口說道，「賈妮，我……我愛妳。」

「不，你不知。你還不知道愛是什麼意思。」

「那妳就教我吧！」他說著，又向她靠了過來。

賈妮的後背現在已觸到了門，史波克立刻按了開關，當大門開啟，賈妮閃了出去後，男孩的眼睛睜大了。他跟在賈妮背後衝了出去，這時另一把鑰匙關了起來。一時力場迸出，依凡被彈射回房間裡。他如尊石像地呆立著，臉紅脖子粗的，隨即吼道：「好！好！哼！」

他緩緩的向著門走去。寇克轉過攝影機地對著他。這一次他居然安然無事的走過了力場，他再度逼到賈妮的面前。

「妳為什麼要對我幹這種事？」他說：「妳甚至沒有讓我改變的餘地。你們全都是一樣。從現在開始，我也不妄圖改變自己。除了我所需要的人外，其它的人都不必要留著了。妳去吧！」

隨著一聲轟然聲響，賈妮消失了。寇克望著四周的宇宙呈現著一片傷感的灰色迷濛。

「依凡，」寇克嘶啞的叫道，室內通話器把他的聲音傳到了依凡的艙房。他看起來

好像不知道聲音發自何處。

「你也一樣，船長。」他說：「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是還用得著你。企業號跟安大略號有很大的不同，不像安大略號那麼好駕駛。可是，你要是再對我施詭計，我會把你一大堆的人員都變沒有……我現在就上艦橋來。」

「我阻止不了你。」寇克說。

「我知道你阻止不了我。人類又不是萬能。我雖不是人類，我卻能做任何的事情。而你卻不能。說不定我才是人，而你卻不是人。」

寇克關掉了通話器，看著史波克。良久良久，史波克才說道：「真是大難臨頭。」

「我所確定的是我們一定有辦法可想。你想力場能不能困得住他？」

「不行的。他像光線那般不費勁地通過了力場。真是太容易了。我要是知道光線的頻率，我便可阻得住光線的。我看他好像什麼事也難不倒他似的。」

「他駕駛不了企業號，一個人去不了總部。」

「這倒是事實！」

依凡走了進來，兩個人便中斷了談話。他像是不可一世的樣子，他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便逕自走向舵手，並揮手要蘇魯離開他的座位。蘇魯瞥了寇克一眼，便遵命地站了起來，依凡坐了下來，開始去操作駕駛儀器。太空船突然輕微的搖撼起來，依凡急忙抽回手。

「告訴我怎麼做。」他對蘇魯說。

「那有這麼好教的？」

「不要跟我抬摃，你只要說就成了。」

「去吧，蘇魯，你就教他，」寇克說：「與其讓他在總部逍遙自在，不如讓他出了錯，把太空船給爆了……。」

「寇克船長，」烏拉上尉突然揷嘴進來，「我收到外界的訊息；在次太空第五頻道。我猜是船對船的通話，不過，它們都是用自動儀器通訊。我收聽不到。」

「沒有什麼，」依凡聲音粗理粗氣的說著，「別管它了。」

「船長？」

「我就是船長，」依凡說。不過不知道爲什麼，寇克感到他好像在懼怕似的。他也不知道爲什麼，感到這段船對船的通訊與「企業號」大有關係。

「依凡，」他說：「是你在拍訊號出去，還是在阻止訊號進來？」

「這就是我的秘密了，寇克先生。」依凡說：「有本事自己去找。正如同你所說的——這場把戲要怎麼好。」他離開了椅子，對蘇魯說：「你去坐吧，我又定好了通往總部的航路了。」

前後不過一盞茶的時間，他不可能定好到總部的航路；而且，他在駕駛儀器至少並沒有動過什麼手腳。很可能是他原先定好到總部的航路尚未失效。不過不管是那一種，對寇克來講都是糟糕透頂；因爲總部距離不到十二小時的行程了。

可是，依凡的兩手很明顯的在發抖著。寇克說：「好了，依凡，別再玩把戲了，我們之間的把戲已經結束了。我看不出你還有什麼能耐，我想你已沒有了法力，你再也幹不出什麼事來，可是，你又不得不做，是不？」

「我應該早就把你變無，」依凡恨恨的說：「你現可別逼我幹！」

「你不敢。你霸佔了我的太空船。我現在非但要回來，而且也要我失蹤的隊職員全都回來，甚至如果是必要，我也要擰斷你的脖子。」

「不要逼我，」依凡喃喃著，「別逼我！」

寇克邁步向前，突然間一陣劇痛使得他在甲板上翻滾。寇克忍不住的哀號起來。

「對不起，」依凡淚流滿面的說：「對不起——。」

次太空第五頻道此時嗡嗡作響，突然間變成了明碼電語。烏拉立刻着手解譯。

「關起來，」依凡尖叫著，失去了神智。「我說關起來，聽到沒有！」

痛苦停了；寇克不再劇痛了。他遲疑了一下，確定自己完好如初後，便倏地站了起來。這時史波克和麥考伊也進來了，站在寇克的後面。寇克揮出了一拳。

蘇魯在他後面說道：「看他怪可憐的，饒了他吧！」

依凡忙不迭地避開寇克遠些，嘴裡喃喃自語的。他看起來如同喪家之犬，甚至對自己的靈魂也做不了主了。寇克惶惑地收回了拳。

砰！

賈妮回到艦橋上來了，她伸展著兩手來平衡自己。她的臉色發白，全身抖顫，此外就沒有再受什麼外傷。

砰！

「你他媽的摔得眞差勁，依凡。」是艾里斯的聲音。「下次多加練習——嘿，這是什麼回事？」

「訊號解出來了，」烏拉上尉冷靜的說道：「嗒突斯來的人驗身，離船。」

依凡狂號不止，跪在甲板上，雙手猛擊著甲板。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他哀求道：「不要，請你們不要！我不要再跟他們住在一起。」

寇克冷冰冰的望著他，不爲所動。這個男孩曾經欺凌和煩擾了他們好一陣子，他是巴不得他離開的。

「你是我的朋友。你記得不？那天我上船的時候，你說你們都是我的朋友？」他楚楚可憐的望著寇克，「帶我走，我求求你帶我到總部去……我求求你。」

「船長，」史波克冷冷的說道：「這兒有點不對勁。像是有東西移轉到這兒來的樣子，你看！」

像是有人覆著一襲面罩的樣子，寇克兩眼銳厲的望著史波克。雖則史波克只能濛濛看出，但是艦橋上的確是出現了東西，東西有人的三分之二高，略呈橢圓形，正力向中心集結似的。它在飄浮著，外狀時時不同，而且煥散出五光十色。有時，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副巨大的臉孔；接著又變得毫不像人；接著又變成了恍惚是遙遠的巨大建築。似乎無法保持在某一種情態很長的時間。

然後，它說話了，而是從外太空傳來；可是，它卻跟鬼魂一樣，會搖曳、成幻，刹隱刹現，就如同狐魂野鬼一樣。

「抱歉給你們添麻煩，」它說：「可是我們很晚才發覺人類的孩子擅自離開了我們。我們花了好長的時間來找他，可是，我們老久就已荒廢了太空漫游的技術了；我們更傷心的是他的逃走卻毀了第一艘太空船的所有人的生命；那艘太空船一下子火舌竄起，使我們無法救援；不過，你的部下和武器，我們可以毫髮無損的交還與你。而且，一切

都將回復原來的景觀。你們不用再害怕；我們治得了他。」

「不，」依凡說。依凡聲淚俱下。他匍匐在地，手臂牢牢的抓著寇克。「我不會再害你們了。我會變好的，我保證不再做壞事。我對安大略號的事很懊悔，我很懊悔。請讓我和你們一起走。」

「喲——歐，」麥考伊得意的笑起來，「你們要帶走——。」

「事情沒這麼簡單，」寇克說著，他以穩定的眼神看著眼前這位會是嗒突斯人的奇怪東西。「依凡催毀了太空船，就必需接受我們的處置。不過，我們感謝你彌補了我們其它的損害——他是人，就應屬於他同類的人。」

「你瘋了。」麥考伊說。

「住嘴，排骨。他是我們的人類之一，和我們在一起可以使他眞正成爲我們之一，使他隸屬於和他同種的人。最主要的是我們要教他放棄他的法力。」

「是我們給他法力的，」鬼魂說：「所以他才可以生存下來的。我們不能收回他的法力，他也忘不了的，他會用的，他會忍不住地使用的。他會催毀你和你們同族的人，

說不定你們爲了自救，會毀掉了他。只有我們可以給他生命的。」

「並不，」寇克說：「你們所給他的，與終生監禁差不多。」

「這個我們也知道。我們都是在他破壞之後趕來，所以我們也無能爲力，而且你們既然要怪我們，我們就更非帶他走不可。來吧！依凡。」

「不要，」依凡喘氣著，「不要讓他們帶走我！船長——賈妮！你們難道不明白我碰都沒有碰他們——。」

男孩和嗒突斯人無聲無息的消失了。剩下的是企業號四周嗡嗡的聲音。

賈妮哭起來了，像是一個女人在哭著迷途的兒子。

瘋博士與孤獨機器

凡德偷渡上斯哥德爾摩刑事局的運輸太空艙的箱子從刑事監獄登上企業號，他是名亡命之徒，卻不頂聰明，可是環境又迫他不得不如此。就在他登上企業號的三分鐘前，刑事局的總督兼主治醫生亞當電告寇克小心防範一最具致命的兇手，企業號便採取警戒，使得凡德差點登不上船。

雖則不過是短短的三分鐘時間，可是六呎四吋，年輕力壯的凡德卻已偷襲了一名隊職員，把他打昏，換了衣服，並奪走了一隻移位槍。然後在偽裝下，他居然來到了艦橋，要求庇護，他足足癱瘓了艦橋的作業三分多鐘，才被史波克一記拿手的絕招從背後擒服。然後人們便把他監禁在紀克灣，事情就是這樣子。

或許是當時的情勢不得不這樣。其實依慣例是要給俘虜全身檢查，然後再由運輸船

運返刑事局，交由亞當手下的精於治療專家群。可是，寇克長久以來便很敬佩亞當的復原論調，他老是抱怨船上的事務使他找不出適當的藉口去拜訪刑事局；現在這名危險犯人送上門來，正好給他一個最理想的機會。此外，凡德本人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們曾有過短暫的接觸，寇克感到凡德除了所具的危險性外，一點不像一般的犯人。而寇克並不知道刑事局也接納沒有犯罪心理的案子。他去拜訪了紀克灣的犯人。

麥考伊正在給犯人做身體官能試驗，因此犯人服下了鎮靜劑並被綑綁著。所以犯人似正在熟睡，滿臉安詳靜謐，像個孩子。

「我看他的心電圖，」麥考伊指著心電圖說：「極不規則。可是卻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種早老性的癡呆症，肌肉組織受傷或什麼的。自從我把他弄到這兒來後，我至少用了三倍用量的鎮靜劑——。」

床上的一聲呻吟和尖叫打斷了他的談話。床上的病人恢復了清醒，並且正要掙脫鏈子。

「我看他的報告說他這個人很健談。」寇克說。

「可是，他說的全沒條理，一會兒說這樣，然後便像是忘記似的，一會兒又說那樣，出爾反爾，……不過，至少還找得出其中的相關關係。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研究他。」

「這種醫療的鬼東西，」床上的那人粗里粗氣的喊道，手腳還不斷的掙扎著。「解開我！你們在操那門子的心！天殺的你們——。」

「你叫什麼名字？」寇克說。

「我叫……我叫……」寇克突然想到他不是在掙脫鏈子，而是在掙脫某種痛苦。「我叫凡……我叫凡德。」

他停止了掙扎，細若蚊鳴的說：「我不認為你們聽說過我。」

「他是說以前的同樣名字。」麥考伊說。

「我？」凡德說：「我忘了。我是刑事局什麼部門的主管，我不是犯人，……我是……助手。我是……的畢業生。」他正努力回想而雙眉不展的，「然後我在……我在……在……完成了學業。」

這個人愈努力去回憶，卻愈增加了他的痛苦。「不要在意，」寇克溫和的說：「隨便問問，我們——。」

「我知道，」凡德咬牙切齒的說：「他們把我洗腦……洗腦又洗腦……敗壞我！我絕不……我絕不會忘記的！我絕不會回到那兒去！我寧可死！我寧願死！」

他突然又開始狂亂起來，掙扎和狂喊，他的臉似乎代表著無可宣洩的諸多情緒。麥考伊走了近去，噴灑了一些昏霧。然後叫聲消沈到喊了一聲媽，便又沈息了。

「你想是什麼原因？」寇克說。

「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麥考伊說：「他不想再回到那兒去？你要怎麼說那兒呢？『與其說是療養院，倒不如說是監獄』，很顯然的，籠子就是籠子，再怎麼稱呼也是籠子。」

「說不定那兒出了什麼大事情。」寇克說：「排骨，你設法使他穩定，我要去調查看看。」

× × ×

寇克回到了艦橋時，史波克也已聽完了一卷記錄錄音帶。「我是從我們的資料庫找到的，船長。」他說：「有一點可以確定不疑：我們的俘虜叫做凡德博士。」

「博士——？」

「不錯。六個月前，他被指派爲刑事局亞當博士的助理。他是經由委任，而不是犯人填充的。他在他那一行是位響鐺鐺的有名人物哩。」

寇克想了一會，對著他的接線員說道：「烏拉上尉，替我接到刑事局的亞當博士……

……博士吧？我是企業號的寇克船長，你的那名逃犯——。」

「凡德博士沒怎樣吧？」亞當博士憂心忡忡的插了嘴，「你的部下呢？也沒有人受傷吧？他要是瘋起來，眞會——。」

「他沒有受傷，我們的人也沒有受傷。可是，你最好能爲我們闡釋一下他的健康情況。我的醫療人員現在對他都大感茫然。」

「這點我猜測得到。他一直就是在做某種實驗工作的。船長。這是一種要使冥頑不靈的人復原的實驗光束。而凡德博士卻認爲他自己的人都不想做這種實驗的試驗品，又

豈能拿別人來代替呢？」

當亞當博士話沒有說完時，麥考伊已從電梯下來，並走進記錄電腦庫，與寇克和史波克等人一起聽著。他筆直站在寇克的眼前，並做了割頸的手勢。

「我明白，」寇克對著麥克風說：「你請等一等，亞當博士。」烏拉拔掉了通話線，寇克轉頭對著麥考伊說：「什麼事？」

「聽來眞夠駭人，船長。」醫生說：「我沒想到病人的不對勁根源是他在戕害自己。我想大概是病人曾吃過某種苦頭。我是無計可施，因爲這種觀念在他的腦海裡根深蒂固了。」

「你少胡說八道，」寇克說著，不由得的生氣起來了，「你在這兒並不是一般的典獄官，排骨，亞當在過去二十幾年來一直在致力改革和使監獄和受刑人都人道化，他所做的比過去四十世紀總和要多的多。自從監獄開始試行他的方法以來，我便一直躬逢其盛。它們不再是監獄，而是一所治療心理病態的乾淨整潔的醫院。對他這樣的人，我可不打算給他莫須有的罪名。」

「誰說要控訴他罪名來着？」麥考伊不徐不緩的說：「只不過是一些質疑，去做個調查而已。要是眞有不對勁，亞當博士也可躲避。這樣總不會傷到人吧？」

「這樣也好，」寇克點了點頭，烏拉重又接上了線路。「亞當博士嗎？我不知道該不該提這件事情。不過，我有一位手下他對我說爲了脗合我們太空船的作業規則，我似乎有必要調查一切相關資料以便作成適當的報告——。」

「你別不好意思講，寇克船長。」亞當回話說：「事實上，你要是能夠親自來看看，我是引以爲最大的榮幸。我相信你也明白我們這兒是難得有訪客的。噢，對了，你要是能儘量少帶隨員來，我就更感激你了。我們是儘可能謝絕參觀的。」

「我明白。我以前也參觀過其它類似機構，謝謝你了。通話完畢……滿意了吧，麥考伊？」

「目前還算滿意。」醫生不喜形於色的說道。

「好，我們要一直監管著凡德，一直到我完成了調查爲止。你能不能在你部門找尋一位具有精神治療和典獄學經驗的人，假如可能的話，就找一個人具有這兩方面經驗的

。」

「海倫在這方面很合適。她是醫學博士，而且也寫過幾篇復健方面的論文。」

「好極了，我們一小時內就走。」

× × ×

雖則企業號隊職員中多的是女性，但是海倫卻給了寇克一種驚奇。她非僅年輕貌美，而且寇克以前雖然見過她，當時卻不知道她是隊職員裡面之一。他是在耶誕節舞會見過，卻不知道她也是隊職員的一員。他是在耶誕節舞會見過她，他當時還以爲她只不過是名乘客，而他的觀念是乘客都是等著船長挑選出來做伴的；事實上，每當星期假日，寇克多少也很欣賞她的純眞……現在萬沒想到她自始至終便已是太空船醫療部的新來成員。當他們在候車室相見時，寇克看她滿臉端莊嫻雅，但是他很清楚的明白她一定很得得意地看他的困窘狀。

典獄局所在的旦達魯斯是個怪異的地方，這裡的氣候酷燥和刮風，因此百物不生，一片荒涼，它的空氣全是氮氣，間有少量的鈍氣，眞是最難逃亡的地方。這一點，普天

下的罪人集中的地區都差不多。而且，它和一般的刑罰地一樣，主要建築都是在地下，地面下惟一可辨認的是一所候機室的小型倍力建築，一具電梯的進口和一些其它的招待裝置。

亞當博士在他的辦公室接見了寇克他們。亞當博士看來有四十多歲，長相倒是討人喜歡，鼻子上有些斑點，一副像是極爲好客的樣子。而且看他現在的年齡，絕對想像不到他現在的聲望會如日中天。看他的辦公室便可想像到這個人；這是個人的領域，東西多而零亂，壁上畫有眼睛在看著人的舒適和滿足，看來好像是原始雕塑畫，又像是一幅社會濟世救人。

亞當的身旁站著一位「形狀枯槁」的修長女人，亞當在介紹中說是「麗麗」。寇克感覺得她似乎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或許是她的態度和語調缺少那麼一點自然吧。亞當好像猜中到客人們會有此懷疑，因此他繼續說道：「麗麗當初是爲了復建才到我們這兒來的。現在卻是本院的治療學家，是個一等一的法療學家呢！」

「我喜愛我的工作。」女孩以不着邊際的口吻說道。

寇克瞥了亞當一眼，好像是徵求許可，然後他說道：「妳以前就來過這兒了？」

「不錯，當時我是另一種人。」麗麗說：「內心充滿了憤懣和嫉世。」

「妳能不能告訴我你是犯了什麼罪才來的？」

「我記不得了，」麗麗說：「那並不重要。因爲那個人早就不存在了。」

「船長，我們復健的一部分就是讓病人忘懷過去，」亞當說：「要是病人可以不忘懷過去，那眞是再好也不過的事情。可是，他們要是忍受不了過去，那幹嘛要常常記著呢？我們日日都有困擾的瑣事呀！我們現在就開始參觀好嗎？」

「我看我們都是忙人，看不完全部的東西，」寇克說：「因此，我希望先從傷害凡德博士到這種程度的儀器或實驗看起。畢竟這一點才是我們調查的重心。」

「對，對。誰都不願意被人談論失敗，不過，有時失敗的論據也是很重要的。你現在就隨著我——。」

「等一下，」寇克說，並從他的褲袋裡頭拿出了通話器，「我最好和太空船聯絡一下。你願不願稍等一會——？」

亞當點點頭，寇克走在一旁，背對著亞當。接著便傳來了史波克的低語聲。

「凡德的情況沒有進展。不過，麥醫生又測出了他一些瑣碎的記憶。可是，這些似乎也沒有多大的用途。他仍然堅持說亞當博士是病態狂，而儀器是恐怖的。其它的沒什麼好說了。」

「好，我每隔四小時會跟你聯絡。到目前，這兒的一切都沒有敵人疑竇之處。通話完畢。」

「好了？船長。」亞當愉快的說：「好，請由這邊走。」

× × ×

造成凡德這種莫名其妙恐懼病的實驗室，在寇克這種專家的法眼看來，也不過和一般的診療室沒有兩樣，頂多是最像一間放射線室。當寇克、亞當和海倫都進入裡面時，手術擡上躺著一位病人，似乎已昏迷的樣子；而天花板上一具精巧而複雜的裝置正釋出像雷射光的狹窄光束，照射在病人的前額上。近門旁一位着制服的理療師，全身沒有護身裝束地操作著一具小控制臺；很明顯的，在如此近的距離，這種不管是什麼元素所產

生的輻射並沒有威脅到人的安全。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好緊張的。

「這種儀器，」亞當低聲的說：「我們管它叫做中和器或除濕器。這兩種名詞似乎毫不相關，但是卻都具有同樣的功能；那就是誘導中子傳導力，從而大大的增加了我們腦中交管線的數目。一旦交管線數目到達了書上所論的數值後，更多的數目便會使腦海中的訊息消失。我們認為這種儀器可幫助病人克服他腦海裡惱人的回憶和需求。不過，這種訊息消失只能維持一小段時間；因此，我一直在懷疑它似乎並不如我們所預期的那麼管用。」

「嗯嗯！」寇克說：「那它要是真的不這麼管用——。」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它，是不？」亞當苦笑著說：「還不是為了希望。船長，不用白不用，我們尚可用它來緩和較嚴重的病例。可是嚴格來說，只能算是聊勝於無。」

「就像鎮靜劑一樣，」海倫補充說：「作用是短暫，而非永久。而你要是繼續把這種藥注入病人的血管便可使病人安靜……。」

亞當不停的點著頭，「說的是，醫生。」

亞當轉身要離開診療室，可是寇克還是一直看著手術檯上的病人。他突然衝向身穿制服的理療師旁，問道：「這個是怎麼操作的？」

「太簡單了，一點也不費腦筋。」理療師說：「一開一閉，還有一個增大强度的電位計。我們利用它的功率來配合病人腦中的脈波，但是我們發覺這不是很準確。大腦似乎都是自己來校音。當然，在這方面你必需認清病人能否揑得住；你不能單單把病人橫放在桌子上，而祈望機械在測他時像電腦卡系一樣。」

「我想我們都知道在這種時候，最好不要在病人面前談得太多。」亞當說，他的聲音顯露出輕微的氣惱。「最好我們回到辦公室，我們再進一步的詳談。」

「我最好趁著還沒淡忘前把問題問完。」寇克說。

「我們的船長，」海倫對亞當說：「是個性急的人。」

亞當笑了。「他倒使我想起了從前的一些懷疑宗教者要求飽覽全世界的宗教教言，卻不想自己才開始第一步而已。」

「我只不過要確定一下而已。」寇克斬釘截鐵的說：「這兒不正是凡德博士受到傷

害的地方嗎？」

「不錯，」亞當說：「而且，我告訴你是他自己犯下的錯。我討厭誹謗自己的同事，不過，凡德確實是個老頑固。他可以窮研一年，把光束矯正成目前這種强度或更高。不過，事情發生時，要是能有人在控制鈕前切斷電源那就好了。而他偏偏不喜歡有人打擾，而且還開到最大的强度，自然就難怪他會受到傷害了。甚至只要是足量的輻射水便可毒害一個人了。」

「是他自己不小心。」寇克說著，仍然面無表情，「好吧，就算你說對了。我們再去看看別處吧。」

「很好，我很希望你此行必有所獲。」

「請帶路。」

× × ×

當晚亞當的人們給寇克安頓好了以後，寇克繼續與太空船聯絡，可是仍然沒有什麼新消息。麥考伊一直想叫凡德抖出一切不快的回憶，可是，他並沒有抖出最重大的消息

來。凡德已經全身困極；不過，到了最後他只說了：「他鑿空我們……然後再用他本身來填補我們。我在他沒有填補我之前，趕緊逃走了。被鑿空的腦袋是多麼孤寂空虛……。」

看來都是瑣碎的片斷；可是寇克組合起來便想到了什麼事情。等了一會，他悄悄的溜到走廊，並敲敲了隔壁海倫房間的門。

「嗨！」海倫出來應門，說道：「什麼事？船長。莫非又是聖誕舞會？」

「是公事，」寇克說：「在還沒有人發現我之前，先讓我進去。這是命令。」

她躊躇的立在一旁，寇克便隨手關了房門。

「謝謝妳，博士，我想問妳，妳對我們今天下午所看到的病人有什麼感覺？」

「哦……大致說來，我是印象太深刻了。他們似乎都很愉快，而且治療得宜，有進步——。」

「還有一點空虛？」

「他們本來就不是常人。這是不待爭論的。」

「好吧，我是希望再去看看那間診療室。我需要妳幫忙，畢竟妳懂得的理論比我多得多。」

「怎麼不去求亞當呢？」她不自然的說：「畢竟他是這兒的惟一專家。」

「他要是曾欺瞞過我，他就會再繼續隱瞞，而我便無法瞭解任何事情。現在最主要的是我親眼看機械的操作，我需要一名操作員；而妳是我惟一的人選。」

「哦……好吧。」

他們毫無困難的便找到了那間診療室。診療室一個人也沒有。寇克很快的便指出了精神治療師所爲他解釋的控制鈕，而他便橫躺在病人的位置。他神情憂鬱的望著天花板上的機械。

「要是有危險時，我希望妳能通知我一聲，」他說：「亞當博士說不會有危險；我就是想證明這一點。妳用最小的功率；開一秒就好。」

沒有事發生。

「妳好了沒有？我準備好了。」

「我已操作了兩秒的時間了。」

「哦！什麼事也沒有啊！」

「不錯，但卻有某些事情發生了。你先皺眉；然後滿臉茫然；當我關掉電源時，你又顰眉了。」

「我怎麼都沒注意到。妳再試一遍。」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有點……歐，不知是什麼。只是在等著什麼的。我想我們還要再試一遍。」

「我們做了呀！」海倫說：「依我看是你的心感到完全茫然，所以你不知道我已試了。」

「好了，好了。」寇克冷冷的說：「效果這麼好，亞當博士卻想要把它放棄。理療師說是有人提議這麼做。再試一個——請試沒有傷害性的。妳知道當我們果真能夠弄通，我想我們可以征服世紀惡黨。」

「你不用怕沒效。」海倫用著不自然的語調說著：「我曾用最弱的光束照你兩秒鐘

，並說：『你餓了。』，你現在果眞餓了。」

「我怎麼沒聽到。我們再試一次看看。我希望把我的懷疑之點全部弄清。」

「對極了，」是亞當博士的聲音。寇克突地就想坐起來，可是卻看到一隻移位槍正冷冷的對著他。理療師也來了，拿著另一把槍狠狠的對著海倫。

「監獄兼精神病院，」亞當不懷好意的笑著，「我們監聽他們每一句話。每一個音。否則他們豈能活得長。因此，船長，我絕對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我們會給你一個確實的證明。」

他走向控刻台，扭開了光束強度鈕。寇克此後便再也看不到他按了開關。房間在一波又一波忍受不了的痛苦煎熬下失去了幻影。

××××

跟以前一樣，他沒有感覺到時間的溜去；他只發覺他站立著，並把他的移位槍交給亞當。同時，他也認清了痛苦煎熬是來自何方；那是對海倫的愛以及沒有海倫時孤寂的煎熬。她走了；而他所記得的是聖誕節時，和她一道到她的房間，記得的是她的抗議，

記得的是他的謊言成眞。說來也眞奇怪，這些記憶多少有些單調，單方面，而回憶裡的聲音也很使人厭倦，不過，等待和孤寂的感受卻是實在的。他要說謊、欺矇、偷竊，甚至要放棄他的太空船和名譽……來緩和孤寂，他哭了出來。

「她不在這兒，」亞當說著，把寇克的移位鎗交給了理療師，「我會喚她回來，那時你的心情就會好多了。不過，你先呼叫你的太空船。我們先得讓他們知道一切都很好。然後你才有可能見到海倫小姐。」

寇克在又一陣孤單落寞的煎熬下，無奈地拿出通話器，按了鈕。「船長對……對艦橋，他說。他發覺他很難啟口；似乎並不是很重要的消息要傳達的。

「企業號，船長。」是史波克的聲音。

「一切無恙，史波克先生。我仍然和史波克先生在一塊。」

「你好像很疲乏，船長。沒事吧？」

「絕對沒事。史波克先生。六小時內我會再跟你們聯絡。通話完畢。」

他要把通話器放回口袋，可是亞當已伸出了手。

「那個也給我，船長。」

寇克遲疑著。亞當重又按了控制鈕，二倍的孤寂，三倍的孤寂，四倍的孤寂便又重向寇克襲了過來，好在到了最後，寇克便暈迷了。

× × ×

一聲聲女孩的喃喃聲以及前額上浸著一塊濕布使得寇克醒了過來。他現在位在旦達魯斯的招待房裡；他依稀感覺他是被丟過來的。一隻手掠過了他的眼前，他又感觸到那塊布。接著他聽到了海倫的聲音。

「船長……船長……他們把你帶離了診療室，你現在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請你睜開眼，睜開眼呀！」

「海倫，」他說著。情不自禁的想要和她親近，但是，他太虛弱了；她輕輕的便把他推了回去。

「儘力去想想看。他把一切都塞入你的心裡頭。他們用我來控制你——你記不記得你孤寂的煎熬嗎？你記不記得他在告訴你說你愛我——。」

寇克用手肘撐住自己起來。煎熬和欲求是有的，他曾力戰的滿身大汗。

「不錯……我還記得，」他說著，又是一陣孤寂的煎熬。「他的機械不很完善。我記得……一些。」

「很好，我現在再去把布浸水一下。」

當她走開時，寇克勉强的站了起來，搖搖幌幌的，然後蹣跚的奔向門口要打開門。當然，門是鎖住了的。人們要他和海倫在這兒試驗腦海裡的愛情，使它成眞……並且忘掉企業號。不再有血腥！他環視四周，看準了一個空氣調節的鐵柵欄。

海倫回來了，他跪了下來，抓著她的手在自己的嘴上親。很奇怪的她跟著做；他搖了搖鐵柵欄；鐵柵欄輕微動著。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扳彎了。他又再次使盡了力氣，鐵柵欄便整個鬆落了下來。他曲下身子，把頭都伸出了外頭。

管道並不僅僅是一個空氣的輸送管而已；它呈著螺旋梯降，也是有意做配壓管。他的視力所及，好像匍匐下降並不太難。他也曾試著要匍匐而下，不過他的肩膀是太粗壯了。

他站了起來，伸出了手要擁抱女孩子。女孩子瑟縮著，但是他猛烈的搖搖頭，想表示是假戲眞做的障眼法，女孩子在躊躇了一陣子後，向他偎了過去。

「他可能是在監聽著我們，」寇克附在她的耳朵道：「我眞是巴不得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床舖上。不過，那個中央調節的管道可能與其它的管道重疊交叉。可能管道的盡頭是通往他們的能源供樞中心。妳要是能穿過去，妳可以使他們一片漆黑，並且切斷了他們的通信，這樣一來，史波克便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下助我們一臂之力了。妳願試試嗎？」

「當然要。」

「千萬別觸到那個配壓管，那會要命的。」

「總比亞當的診療室好多了。」

「眞是乖女孩！」

他俯頭看著她，孤寂之情又因記憶和危險再度火燃了起來，她的眼睛半閉著，櫻唇香艷欲滴。不過，他設法控制住自己。她曲身潛入了管道，立刻消失了蹤影。寇克開始

又把鐵柵欄放好。

可是，鐵柵欄已被他扭曲得很厲害，無法回復原形；他用力才能稍稍弄好，他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鐵柵欄曾被移動的跡象。當他聽到門鎖——嗦嗦的聲音時，他正站了起來，並且强自抑制疼痛欲裂的頭部。他轉過身時，正巧看見理療師拿著一把舊式移位鎗走了進來，而男人則漫不經心的望著四周。

「女孩子那裡去了？」他問道。

「你們的一個笨蛋把她帶走了。要是你傷害到她一根汗毛，我一定會殺了你。你們現在又要帶我去『修理』了？」

他一個箭步，蹲了下來，「咔嚓」一聲。

「站起來！在我面前站好，再乖乖的朝門外走，真必要時，我會開槍的。」

「你這樣子對你老闆就不好解釋了。噢！好，好，我走就是了。」

亞當正在等著；他略略地揮了揮手。

「你這是幹什麼？」寇克說：「我不是跟你挺合作的嗎？」

「你要是真合作，就不用我們多此一舉了。」亞當說：「我現在也無意跟你多囉嗦。船長，躺下來吧，很好，開始。」

光束開始照向寇克的頭部。寇克抗拒著，感覺到重重的孤寂。不過，這一次他感覺到時光的難捱，雖則他是一片的茫然。就像是有人在侵擾著他的靈魂似的，他的意志漸漸的枯竭了。

「你完完全全的信任我，」亞當說：「你是相信我的，你是信任我的。你只要一想到不信任我，你便會痛苦不堪。你信吧！」

「我信，」寇克說。還有什麼事會比這件事更使他痛苦的呢，「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停，停！別再折磨我了。」

亞當關掉了開關。痛苦是稍微減輕了，但是並沒有完全消除。

「我相信你，」亞當別有意思的說道：「凡德意志頑强，我控制不了他。我很高與你跟他是無獨有偶；這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可是，……你……為了什麼？你的名聲……你的成就……。」

「你現在還有神智來問問題呀？眞不簡單。沒關係，反正我也懶得再拿別人來做實驗了。而我也不過是貪圖有個舒適的老年，再說我是個百不得一的天才，你會幫助我才是。」

「這是當然……但是也不致於這樣……只要相信……。」

「相信你？這是當然。或者相信人們會表彰我？哼！他們所給我的就是把我送到這個旦達魯斯來。我不稀罕，我知道他們的心是怎麼做的。天下烏鴉一般黑。」

隨著敲門聲，寇克看到了女理療師麗麗走了進來。她說：「海倫博士不見了。沒有人曾帶走她。她只是消失了。」

亞當博士奔向控制臺，按了鈕。一股强力光束照了下來。寇克的腦海一片空白，像是完全枯竭似的。

「她在那兒？」

「我……不知道……。」

痛苦又加大了。「她在那兒？說！」

他不可能回答的。他是不知道，痛苦阻撓了其它一切的答案，除了一個。而他要是這麼說，亞當是會減弱一些光束的。

「你叫她到那兒去？你要她去幹什麼？快說！」

痛苦又來了，幾乎要使他叫天叫地——就在這個當兒，除了天花板一盞小型的備用燈外，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寇克並不需要去想這是什麼原因。他被折騰的滿腔怒火，本能的就起來反抗。不一會兒，理療師便趴在地板上，他並用鍊子控制住了麗麗和亞當。

「你們也嚐嚐看。」他說著，按下了控制臺的光束開關。然後他便急奔到走廊，心理頭是一團欲求，孤寂和害怕。他必需找到海倫；他的心中並沒有想到什麼，只除了還有那麼一點點的神智要他起來背叛要他信服的人。

當寇克奔向電源控制中心時，一羣眼光呆滯、恐懼的病人跟在他旁邊跑。他設法把他們甩開了。找尋電源中心眞像是一場無邊的惡夢。然而他還是找到了海倫，他們親吻著。

親吻似乎不能解除他孤寂的煎熬，他又把她拉近了些。她屈服了，但是並沒有顯出

一團熱情。過了一會，他聽到後頭一陣熟悉的聲音，是物體移位的聲音。隨即他聽到了史波克的聲音。

「寇克船長——是什麼——」

海倫掙開了懷抱，「不是他的錯。快，寇克。亞當在那兒？」

「在上面，」寇克有氣無力的說：「診療室裡。海倫——。」

「以後吧，寇克。我們得快點。」

× × ×

他們看到亞當平躺在桌上。孤獨機仍然開著。麗麗則呆呆的站在控制臺旁；當寇克他們由一羣船上安全人員陪著進來時，麗麗關掉了開關。

麥考伊也來了，他蹲在亞當的旁邊，然後便站了起來。

「死了。」

「這可奇怪了，」海倫說：「這機器不該會致命。我不認爲它能殺死人的。」

「他太孤獨，」麗麗冷冷的道：「這一點便夠致他死命了。我又不能對他說。」

寇克感到他全身搖顫，「我想我了解原因。」

「我不能說我知道，」麥考伊說：「人總不會沒來由而死。」

「他是死於孤獨。」麗麗說：「我知道單憑這一點就夠了。」

「我們現在幹什麼好？船長。」史波克說。

「我不知道。……讓我想想……我想就把凡德弄下來，再修理好。他應該照個光束。然後……他必需向我報告一切。海倫，我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不要；我只要……。」

「我什麼也不要，」她柔和的說：「所以我們倆都必要滌盡。它是很笨拙，但是卻使人難忘。」

× × ×

「我仍然很難置信，」麥考伊在隔了很久又說到：「人怎麼會死於孤獨的。」

「不，」寇克說，他現在已完全好了；完全康復了。他已能把海倫視做一名女醫生。可是——

「不，」他說：「有什麼難以置信的呢！」

太空大戰

當羅慕人正在進行攻擊時，寇克是在企業號的一所小教堂內主持婚禮。

當然他是主婚人的恰當人選。不僅是因爲他是太空船上惟一有能力主持這種儀式的人，且這種儀式不同於一般的平民，而且結婚當事人又均屬船上的人員：羅伯和安妮。

不管怎麼說？寇克也從來就沒有想到要拒絕主婚的。長期奔波於星際中，甚至是在「相對」或近乎光速的速度下，也是難以中途折返。在這什漫長的旅途，除非是聖人或痴人，要不然誰會不需要正當的男女關係，寇克的主婚就是針對這些人而言。

而且由某一方面來說，把企業號視做一個整體，主婚至少也是寇克的代表性職責之一。再說旅途漫漫，路途遙遙，在回到文明的星球之前，太空船自可當做一個快樂的小天地。就說星際的通訊電波，其快無比，但是也要輾轉才能收到，因此不會有好消息，

更遑論會有什麼人際接觸可言了。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太空船就像工蜂一樣孜孜不倦，能攜帶著食品，醫療、技術知識、故鄉消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屬於人類的見面和交談。

就爲了這些種種說不完的理由，所以企業號上也有了敎堂。當初建造這敎堂的人是希望坦誠相待，（如同官方刋物曾召示『廣納所有星球的所有信仰』，後證實這是艱難的。）因此敎堂很大衆化，避免引起各派宗敎的誤解；可是，敎堂的存在不啻承認了企業號是大世界的小縮影，如同承認了人類常常是離不開宗敎的。

寇克來到敎堂時，新郎倌已經來了，另有六位隊員們正在說著讚美詞。旁側的是主工程師史考特在玩弄一台小型的攝影機；這場典禮將經由廣播網，不僅太空船上的人可以收看得到，連位在與羅慕人交界中立地區的觀測衞星也可看得到。史考特實在可以把這種瑣碎的工作交付他的手下，但是他親自出馬正表示他重視這種婚禮——他好像是把這個當做給新娘的祝福，寇克莞爾而笑。太空船上一片祥合氣氛。

「什麼事情都準備好了吧！史考特。」

「除了還沒鬧洞房外，其它的都準備好了。」

「很好。」

可是，當寇克走向沒有任何宗教意味的神壇時，他的笑容凝住了。他本能的感覺在中立地區附近主持這樣的婚禮，難免會招惹麻煩。羅慕人曾是他們最難纏的敵人。但是自從在五十多年前，中立地區收聽不到儀式廣播，也不曾聽說過他們越界窺視，甚至是他們在喝酒作樂也是一樣，而今天，他們配備武器的太空船爲什麼會在他們的後院蠢蠢欲動呢？

史考特弄好了攝影機以後，下意識梳了梳他的頭髮；他卽將引導著新娘前進神壇。擴音器傳出了低喃的音樂聲，寇克沒有音樂細胞，只能認定說這是熟悉的音樂。這時新娘由伴娘賈妮陪著進來，而史考特則攙扶新娘。羅伯和他的伴郎們都已站好了位置。寇克習慣地清了清喉嚨。

就在這個時候，船上的警報器響了。

安妮臉色一片死灰。她是船上新來的成員，她以前沒有聽過這種刺耳的警報聲，可是，她很清楚這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隨著警報的聲音過後，接線員烏拉的聲音傳了過來。

「船長，快來艦橋！船長，快來艦橋。」

這時，驚慌失措的牧師早已走離了。

× × ×

當寇克和他的工程師奔向艦橋時，史波克正立在烏拉的崗位旁。史波克的母親是地球人，父親是共工人——共工不是想像中的太陽系世界，而是個實實在在的行星，因此史波克不像地球人那麼感情用事。烏拉具有大多數班圖女人所具有的冷淡；可是艦橋裡仍然令人感覺到有一股緊張的氣氛。寇克說：「是什麼事？」

「是我們衞星前哨四〇二三的司令官漢生的報告，」史波克用愼重的口吻說：「他們說從雷達上發現中立地區有入侵者。」

「認淸是何方來的沒有？」

「還沒有。但是它們用的是很現代化的引擎。顯然不會是羅慕人的太空船。」

「原諒我說一句，史波克先生。」艦橋的一角有人插嘴道：「我無意中聽到了你們的談話。我們現在已經對準了。是艘很現代化的太空船，而且旗幟是羅慕人的。」

寇克邁步向前，從烏拉的手中拿取了麥克風。「我是企業號的船長寇克。你們有沒有盤問？漢生。」

「問了，沒有回音。你願支援我們嗎？船長。你是本區惟一有武器的太空船呀？」

「這是當然。」

「我們在順時鐘的方向目測到他們接近……。」漢生的聲音消失了一會。然後，「抱歉，不見了。從我們的追踪音幕消失了。」

「最好用視幕來追踪。烏拉，把目標攝在我們艦橋的視幕上。」

起初視幕上只現出幾點星星，以及其後頭蓬鬆的星狀雲。然後突然間，一艘奇怪的船便現出在視幕上。表面上，它跟企業號這種噸級的太空船沒有什麼不同；體呈半圓盤狀，似乎一直沿著視幕的邊緣而來，當然其實它是向前哨衛星接近過去，而不是向企業號接近的。它的大小，由於沒有距離估計，便不可能臆測得出。

「再放大，烏拉。」

陌生船似乎更逼近了過來。史考特無言的指著，寇克點了點頭。在視幕放大了以後，太空船下翼的塗紋也就不會被錯認了：鳶影代表著半展翅的祈冀之鳥。是羅慕人的太空船，錯不了。

前哨衛星的司令官漢生，語調顯得很興奮的樣子：「我們又追踪到它了，寇船長。你看到了——？」

「我們看到了。」

可是寇克才說完了話，視幕突然轉爲空白，烏拉很快的加大强度，但是仍然模糊不清，寇克緊張的張目直視，前身向前傾。

這艘外來的太空船從下腹部發射出魚雷般的死氣。這種死氣眞有說不出的奇準，它先是以光速逡巡著，然後在接近目標時，再飄散開來，掩蓋住了四〇二三衛星的攝視鏡，也如同要吞噬企業號似的。

「她向我們開火了！」漢生驚叫了起來，「我們的視幕毀了——我們——。」

死氣把企業號控制室視幕也震得搖搖幌幌的。只聽到漢生絕望的驚叫，便嗄嚎而死。

「火力班，」寇克平靜的對烏拉說：「進入警戒狀態。史波克，全力前速攔截。」

× × ×

羅慕人是怎麼一個樣子的，誰都沒有見過。可確定的是「羅慕人」本就不是他們的稱呼，而是在七十五年前，羅慕人爭相逃亡的失事殘骸顯示他們不會是「羅慕或雷慕」星球上土生土長的居民，更遑論說是一個族類了。而且從太空大戰後一些在太空飄浮的屍體顯示他們跟共工人很像，肥頭大耳，卻跟地球人不像。專家猜測一少數刼後餘生的羅慕人曾有意在某種星球定居，但爲一小撮窮兵黷武者所摒棄，認爲是沒有冒險精神，不敢向未知的世界探險。而對於不喜冒險的種族來講，羅慕和雷慕這兩個雙子星總是帶有吸引力的。

不過，這一切也僅是限於臆測而已，並不帶有歷史和諮詢上的證據。身爲宇宙聯邦一部的共工族宣稱他們對羅慕人是一無所知；而羅慕人也嚴格規定不能被活擄，也不擄人，很顯然的，自縊便是他們軍事傳統的一部分。目前所確切知道的事實是羅慕人的小

行星系突發故障，使羅慕人紛紛用笨拙而原始的星曆船逸出，這種不啻是「泥鴿子」的船，至少也要二十五年才能駛返家鄉，而這二十五年便爲宇宙聯邦帶來了多少殘酷的屠殺。

自那時後，羅慕和雷慕星系的四周便設立了中立地區以及前哨衞星，數年來便配備最高警戒部隊。但是，五十多年來，那邊一切死寂，沒有什麼訊號發出，更別論會有太空船來襲了。說不定羅慕人在這五十年是在平復創傷，蒐情及補給武器，說不定他們是學了乖，不敢再蠢動，說不定他們已倦勤或則沒落了……。

這些都是推測而已。現在則已有一件事情不必再追測了。他們又出來了，並且有了太空船。

× × ×

看企業號的隊職員們很快的便完成了作戰部署，外界的人一定很難置信他們從來不曾聽說在憤怒中開火這件事。甚至是那一對婚禮受阻的新人，幾小時前才正要邁向人生另一個旅程，現在卻已隨時隨地候令開火。

然而在太空位相內並沒有可以開火的目標。這時寇克正坐在艦橋的船長椅上，史波克和史考特在他的兩側，蘇魯在駕馭；史太爾在領航。烏拉則照常在總機旁作業。

「四〇二三、二四或二五這些衛星都沒有回音。」烏拉說：「沒有跡象顯示這些衛星都還在軌道上。其它的前哨則都還在。看不到入侵者的太空船。輻射和溫度計量器正常。中立帶一樣。」

「要它們保持警戒，有異變馬上報告。」

「是，船長。」

「我們來到四〇二三號前哨衛星的位置來了。」蘇魯說道。

「烏拉？」

「沒什麼發現，船長。哦，不，我現在發覺有反應了。我想是碎片吧——是金屬碎片，在分解，而且仍舊在擴散之中。輻射計讀數顯示這兒應是衛星所在的地方；我現在就去查證電腦一下，可是——。」

「可是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多疑的了。」寇克沮喪的說：「他們較五十年前精進了許

多，這一點我倒沒有感到多大的意外。」

「可是，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呢？」蘇魯嘀咕著。

「我們還是不要臆測，檢查一下比較清楚。」寇克說：「史波克先生，你用撿拾機伸出艙外去撿拾一些碎片給我。我要一份碎片詳細的分析報告，包括光譜分析，韌度試驗、X光滲透分析，微化學分析等等。我們都清楚衛星是用什麼製造的，我想知道它現在有何不同。然後我要一份實驗室的評斷，看看爲什麼會變成這樣。你聽懂了吧？」

「當然懂，船長。」史波克回話道。這段話要是對別人來說，是吹牛，還可能使人受辱，但是對史波克來說，這是合乎邏輯的絕對正確的作法。他立刻用通話器通知實驗部門。

「船長，」烏拉說，她的臉上露出不解的神情。

「什麼事？」

「我發現了某些東西，在行進中的某東西。如此而已。但是卻視幕看不到，雷達網也沒偵測到，而且沒有放射線的輻射。電腦說這不過是一種戴布洛里的變形。我看可能

是一種小型而結實的東西，也可能是體積龐大而發散的東西。就像慧星一樣。但是它的軌跡又不可能。」

「領航員，你認爲呢？」寇克問。

「這兒附近有顆極冷慧星，是屬於羅慕和雷慕星系之一。」史太爾立刻就回答道：「東銀河系九七三，距離一點三光時。路徑較收斂——。」

「這一點我很早以前便發現了。」烏拉說：「這個是不同的。它對我們的相對速度是半個光速，方向是向中立地區。我猜這是一種某種類型的電磁場，……但是我卻不曾見過有這種電磁場。我敢確定這種的非比尋常。」

「不，妳錯了。」史波克非常鎮靜的說。他的樣子眞像是在預報天氣似的。「它是一種隱形的幕。」

史太爾嗤之以鼻，可是老經驗的寇克知道史波克要是沒有相當的論據，是決不會做這種平直的聲明的。以地球人的觀點來看史波克，難免是匪夷所思，但是史波克的心思的確是很敏銳的。「說說看。」寇克說。

「路徑和那個被太空船攻擊而不見的最後一個前哨衞星相符合，」史波克說：「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追跡的太空船，而是四〇二五號衞星。而且全部的軌道是順著第四哈曼而與羅慕星截交。電腦也已證實了。」

「烏拉？」

「他說的對。」烏拉有點不情願的說。

「第二：敵人的太空船就在正前方，漢生司令官卻看不見。一直到太空船發動了攻擊，漢生才又看到了太空船。然後太空船又消失了，自此以後，我們便再也沒有再看到人家的太空船了。第三：從理論上來講，一艘像企業號這麼大的太空船，要是使用了船上全部的動力，這種事是辦得到的。因此，你若是要充電發射武器，你就必需現身，不能隱形了。」

「第四呢，我的大副官。」史太爾挖苦道。

「夠了，史太爾。」寇克緩緩的說道：「史波克這番解釋正好證實了羅慕人太空船爲什麼可以在我們眼前消失，而進入中立地區。羅慕人以爲他們可以欺騙過我們，所以

向我們試探一下。」

「眞是不平凡的推論。」史太爾心服口服的說。

「我知道。但是我們在這種場合能得到這種推論也實在不容易。蘇魯，順著軌跡，並配合烏拉雷達上的目標向前進，它進，我們也進。可是，它要是越過了中立地區，沒有我直接的命令，絕對不准前進。烏拉，妳替我查看除了戴布洛里波外，載波、引擎和任何脈波的頻道，主要是看妳能不能截聽他們的太空船跟本土聯絡的消息。史波克，史考特，我們到簡報室去一下，我們重新商談一下有關羅慕人的事。最好叫麥考伊也來。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什麼異議。寇克說：「那就進行吧！」

× × ×

當史波克中途離席到實驗部門的時候，簡報室裡會議仍舊在進行著。一旦他離開了會場，會場的氣氛就變得不那麼認眞了；史考特和麥考伊都不喜歡這個共工人，甚至寇克，平素是把史波克倚爲左右，可是他在史波克面前也無法完全放輕鬆些。

「你要不要我也走開？船長。」麥考伊體貼的說：「我看你似乎需要單獨思考一下。」

「你最好不要走，排骨。你也一樣，史考特。可是，這件事也實在眞使我頭痛呢。宇宙聯邦有半數以上的星球都派有人在中立地區巡邏。我們要是沒有相當的理由便闖越中立地區，我們就會頭疼的了。恐怕會爆發內戰哩！」

「三枚衞星被毀，不能算是很好的理由嗎？」

「這也是理由，不過，究竟是什麼打落這些衞星的？我們說元兇是羅慕人的太空船；但是我們不能空口說白話呀？好，不，我們就說它是會隱形的呀。這樣一說，連史太爾都會大笑的，而且史太爾還是我們的人呢！上次我們遇到羅慕人時，羅慕人的技術跟我們差得太遠了，他們上次跟我們大戰時，還只能有樣學樣，另外加一些他們的殺人如麻而已。而現在，他們的太空船跟我們一樣的好，而且還會釋放煙幕哩。我眞不敢想像。」

「另一方面，各位先生……另一方面，我們正坐在這兒討論事情，他們正行將把我

們從太空中打落呢。我們現在是進退兩難：不幹就要倒霉，幹也是要倒霉。」

電梯門開了，史波克又返了回來。「船長——。」

「沒關係，史波克。請講吧！」

史波克手臂裡挾著一卷卷宗，另一隻手臂沒有拿什麼，卻緊握著拳頭。那張多骨的臉龐呆滯，沒有什麼表情。但是從他的姿勢而言，的確是有事情。

「這兒是碎片的分析報告，」他出奇平靜的說：「你有什麼問題就問吧，我可不願拿一些細節來煩你。眞相是羅慕人係採取一種內部碎解法來攻擊四〇二三衞星的。」

「是什麼作法的？」麥考伊粗聲粗氣的問。

史波克高舉著仍然握成拳頭的右手到地圖板上。然後取下一個精緻的金屬框子到桌子上。他的筋骨咯咯作響。

「這種作用能立即使金屬發生疲勞。金屬內部的晶體便立刻喪失了黏着力，然後金屬便墜成灰，就像這樣。然後，金屬裡頭的東西便自個兒爆炸，因爲它不能再固住東西了。我這樣講應該是很清楚。麥博士，要是還不清楚，我可以再解釋一下。」

「去你的，史波克——。」

「閉嘴，排骨。」寇克有聲無力的說道：「史波克，你坐下來。現在我們絕不能自己先內鬨。很顯然的，一切事情比我們所想像的要糟透了。要是這份分析報告可信的話，可知羅慕人確實有隱形幕，另外他們還擁有一種跟我們不相上下的武器。」

「在某些情況下，」史波克喃喃地道：「是比我們優異的太多了。」

「這兩種秘密武器，」麥考伊說：「說不定是史波克自己的想像。他自己依據事實想像來嚇唬我們。」

「目前單憑想像沒啥用處，」寇克薄薄的嘴唇說道：「你們不信？好吧，我們就來看看我們能造個什麼樣相對的武器來。史考特，要是羅慕人有秘密武器是眞的話，我們有什麼可以跟他們抗衡的？敵暗我明，我們打不到。試問他們的武器有什麼優點？」

「全副裝備，快速而且操縱自如。」工程師說：「也並不是說隱形的非常好。烏拉就曾在他們移動時，偵測到了戴布洛里波。這就是表示他們現在必需使用全部的動力來隱形並逃走。我們且偵測到他們的速度，我想他們大概還不知道我們的輻射量計已偵測

出他們了。」

「這也不過是說我們可以超越他們，並且大略知道他們的動向。可是我們又不能朝看不見的目標開火呀！」

「目前的情形確是如此，」史考特說：「我說這就是勢力的微妙平衡，至少比大多數在劣勢作戰的司令官要好得多了。」

「我們目前跟他們既非大戰，」寇克說：「也非小戰，而是可能演變為星際大戰，因此我們可不能讓別人指責為禍首。」

「我認為我們目前足足可以站在理的一方。」史波克說。

麥考伊以為大謬不然。「你這個天殺的——。」

通話器突然響起了嗶嗶聲，接著烏拉的聲音傳了過來，「寇船長。」

「妳講吧！烏拉。」他的手心冒著汗。

「我找到了敵方太空船的位置，雖然還是看不到隱形的太空船，但是我截聽到他們的說話聲。」

× × ×

甚至麥考伊也是一路爭先的跟他們跑到了艦橋。到了那兒，從總機的主麥克風聽到了一種咭舌的奇怪聲音，有時消失了聲音，然後又現出了，有時飽受靜電干擾，不過甚至聲音很清晰，還是聽不懂他們的話。那種聲音聽起來很刺耳，像是蠻夷的聲音。不過，也許是一種陌生的語言，才有了這種怪怪的誤解。

班圖人一心一意的注意著她的儀器。她的兩隻大手很小心的置在鍵盤的轉鈕上。跟著聲音的抑揚頓挫，來調節順應耳朵的音量。在她的左手肘旁是錄音機，能錄下咭舌音，以備來日有需要時，能用做分析之用。

「這些聲音可能是從他們的通話系統傳出來的，」她對著錄音機的麥克風說道：「訊息微弱，收聽不清，轉調。值得檢查是怎樣一個磁場透出這種訊息，另外值得再調查其呈現怎樣的濾色光譜——噉！老天——不，又來了。史考特，是你在朝著我的脖子吹風嗎？」

「對，對。親愛的，要幫忙嗎？」

「你幫我用電腦作出電波圖。我的手臂眞的累壞了，我們要是能把電波固定，我便可做出銀幕來的。」

史考特手指撥弄著電腦的鍵盤，很快的，咭舌音的音量便穩定了下來，烏拉背靠著椅子，驚嘆不迭，雙手在半空中蠕動著。不過，她的神情絕不是很閒逸。

「烏拉，」寇克說，「你認爲你眞的可以作出電波圖嗎？」

「爲什麼不行，」烏拉的身體又向前傾了過來。「要是加上一點運氣，那麼大的穿孔，石頭都可以穿過。他們把可見光堵塞住了，可是他們卻忘了關掉其它的窗戶。不管怎麼說，我們試試看……。」

可是，等了一陣都沒有結果。史太爾悄悄的進來，從史考特接過了電算機，並且別有意味的在史波克身邊轉著，史波克似乎沒有注意到。

「這件事端的可笑，」麥考伊幾乎在自言自語的，「他們的科技應是落後我們一世紀，可是他們的太空船性能跟我們差不了多少，甚至可以說足堪亂眞，而且他們的武器……。」

「你別再說了吧，麥醫生。」烏拉說：「我開始有點眉目了。」

「蘇魯，」寇克說：「他們的路徑有改變嗎？」

「沒有，船長。還是向著他們的老家。」

「哇啊！」烏拉高興得跳了起來，「做成了！」

主幕亮了，很顯然的，寇克試調了一下，銀幕上影像是由羅慕人控制室的某種檢音攝影機所映出來的，其實這也是很奇怪；雖則企業號到處都有檢音攝影機，但是在艦橋上就沒有，畢竟誰夠資格在艦橋上裝個攝影機，把艦橋的一舉一動都攝入鏡頭呢？

三位羅慕人的一舉一動在主幕上都看得很清楚，他們的形狀跟人類差不了多少：瘦長，面色泛白，身着有狼頭標誌的軍事裝束。那種似公牛的頂頭裝束似乎給人一種冷酷無情的印象。他們的頭部全都覆蓋重盔。

稍前方，是一位長官裝束的人，在圓拱頂上工作。與企業號的艦橋比較起來，他們的控制室顯得很窄。頂頭盤旋著重重的線管，伸手可及。

不過，這一切都只是看過去就忘掉了。寇克立刻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那位司令官的身

上。他身着白色裝束，奇怪的是制服上的配件要比他的部下要少得多。而且，他地位不同，卻沒有戴重盔。他的體格、姿態、膚色，甚至他耳朵的形狀和斜度，都跟史波克像極了。

寇克不用轉過頭，便可感觸到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與共工人的相似之處去了。隨後是一段很長的沈默，空氣中只有引擎的聲音以及羅慕人的咕舌聲。然後是史太爾顯然是自言自語聲：「我說嘛，他們是用間諜偷去了我們太空船的設計圖。所以他們……他們才在我們跟前耀武揚威。」

寇克假裝沒有聽見。或許這段話只是為了讓他聽見，也許也並不是有意要說給任何人聽的；他想除非是再聽到，他可以暫時充耳不聞的，因此，寇克說：「烏拉，我需要語言學家和暗碼專家來解析這種語文。要是我們能破解……。」

史太爾又毫不忌諱的發了一頓牢騷，而且聲音比上次要更響亮的多了。這回寇克無法再充耳不聞了。

「我剛才沒有聽清楚。史太爾。」

「我只是對自己說說而已。船長。」

「你現在給我說大聲一點。說給我聽聽。」

「我不——。」

「快—說—」寇克一字一字，斬釘截鐵的說。

在場的人除了史波克外，每個人都看著寇克和史太爾，好像他們對視幕上的一切不再感興趣了似的。

「好吧，」史太爾說：「我認為與其分析或者用電腦，都遠不如直接問史波克要快捷的多了。畢竟他們是他的類族。你只要瞧他們一眼便可明白了。我跟大夥兒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這是控告嗎？」

史太爾深吸了一口氣。「不，船長。」他平靜的說：「這是我的觀察。我並無意宣揚出去，要是我的觀察不對，我自然要收回。不過，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與我有同感。」

「我很不滿意你這份解釋。不過你既然宣揚出來了，好歹我們也得查一下。史波克

，你懂不懂這些人所說的語文？我很不喜歡史太爾對你的汚蔑，可是你倒很像是羅慕人種族。你以爲如何？」

「這一點我倒不懷疑，」史波克立刻回答說：「本區域太空的人們，似乎大多數都來自相同的祖先。史太爾的觀察算不上是新發現。不過，共工一向離世獨居，不像地球跟羅慕還有歷史性的接觸；而且，我的確是不懂得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語文跟我們的語文有幾分類似；就跟英文系出希臘文一樣。但不能說你便深懂得希臘文，而只是說你要是肯下功夫，你多少也懂得該語文的意思。我正是願意試試看，不過，我沒有多大的把握說這麼做，會及時幫助我們解除目前的困境。」

這下子眾人都不再亢聲，寇克知道大夥兒都不再有不滿了。接著，羅慕人艦橋上的形像也跟著沒了。

「他們塞住了管口，」烏拉說：「不知道他們是否察知我們在偷獵影。」

「妳再試試看，看看能不能再現出形像來。妳把錄稿重錄一分給史波克。麥考伊，史考特，你們跟我到房間裡去一下。其它的人都給我記清楚，除非這件事完全解決，否

則便要繼續保持警戒。」

寇克站了起來，似乎是要走向電梯口。然後，在一陣深思熟慮後，他轉頭對史太爾說道：「至於你，史太爾先生；你的建議的確很有用。不過，在今天這種場合下，未免太過於主觀，你最好在沒有宣揚出來前，先讓我知道。我的意思你懂吧？」

史太爾面色慘白。囁嚅的說道：「我會的，先生。」

× × ×

寇克在辦公室，蹺起了二郎腿在桌上，很不高興的看著醫生和工程師。

「好像我們的麻煩還不夠似的，」他說：「就只知道拿史波克來打趣；他使得每個人的心理都不好受，然後便是起齟齬，這種……默契……真是太糟了。」

「要說是默契？」麥考伊說。

「我認爲是默契，排骨。我信任史波克，他是一名好官員。他的態度在地球人來講是不好。不過，我也不認爲史太爾的態度有什麼好。唉！我們現在先別管這個問題。我想知道下一步要如何。羅慕人顯然是在逃跑，他們在數小時之內便可越過中立地區，我

們是不是繼續追它？」

「你這麼做，便會招徠戰事。」麥考伊說：「這一點你自己也是很清楚。可能是內戰囉。」

「這個我知道。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們已損失了三枚前哨衞星。耗費不少，還包括了六十條人命。……漢生還是我早期的同學哩，你們知道嗎？唉！算了。史考特，你的意見呢？」

「六十條人命是要管，」史考特說：「可是我們船上四佰多條人命也不能不顧慮到。不管羅慕人使用什麼武器，我們都沒有辦法防範。而且他們的武器能打到看不到的地方。最好我們讓他們逃回中立地區去，然後再向宇宙聯邦控訴，等他們派海軍來接管。這樣我們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他們的新武器。」

「以及語文及可靠的資料，」麥考伊補充說：「第一手而且價值非凡。要是我們打戰打輸了，這些就跟著散失了。」

「這意見很好，很合邏輯，」寇克承認道：「雖則很合乎邏輯，但是我不贊同。還

有別的意見嗎？」

「你需要什麼別的意見？」麥考伊問道：「不是有理便是無理。我相信你不會突然要血淋淋的戰事吧。」

「這點你不懂。我告訴你，我跟漢生同過學，而且當警報響起時，我還正要爲兩名孩子們主婚。我不爭榮譽，也管什麼研究的資料。我所要的是杜絕這次的戰爭。這是我現在所要做的職責。問題是怎麼做？」

他憂傷的望著自己的腳，過了一會兒又說道：「羅慕人的入侵是來較量我們的能耐。他們完成了兩種武器。他們駛出了中立地區，要向所遇到的船隻挑釁，而且他們屠殺破壞之烈，眞到了我們不能漠視的程度。它並且是在測驗我們的決心。他們想知道自從我們上次打敗了他們以後，我們的實力是否不濟了。我們是否深覺困難，便眼睜睜的看著我們的朋友和財產被攻毀？他們破壞了中立地區的規則，假如我們把他們放回去，能確保他們以後不會再來嗎？對我們、對地球、對聯邦，甚至對羅慕人，我認爲這是安危交關的一刻，而現在正是我們給他們一點教訓的時候了。」

「你說的也許有道理，」史考特說：「這段話我絕對想不到，不過我還是高興我想不到好。」

「排骨？」

「就這麼辦。不過，我還有另外一個建議。你要是能讓那對年輕人結婚，於理上也站得住。」

「你想現在這種時候很適當？」

「我不知道什麼是適當的時候。不過，你要是愛護你的部下——我知道你一向是愛護你的部下的——現在正是表現出來的時候。作戰前夕的長官溫情。希望這一點不會太困擾你。」

「你確實使我為難，」寇克笑著說道：「不過，你的意見不錯，我會照辦的。就是……可會太忽促了。」

「天下事沒有永久性的。」麥考伊頗有意境的說。

× × ×

艦橋上似乎一切如常。寇克最後才恍然瞭解到他在他的辦公室開會才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而已。羅慕人的太空船僅能利用它行動時所發出的戴布洛里波測得外，它並沒有以更大的速度向中立地區逃逸。

「可能他們的聲納或視幕都還沒法發覺我們來呢！」史波克說。

「說不定他們是在引誘我們到某種陷阱去呢！」寇克說：「我們反正不能跟他們來個硬碰硬，我們要找機會，趁隙攻擊。史波克，有機會就告訴我。」

「最好不要是致命的攻擊，」史太爾補充說。蘇魯從駕駛椅轉過來，半面對著他。

「你真是大錯特錯，」蘇魯說：「你這一生什麼事都會錯得離譜。」

「誰都一樣。」史太爾狡辯的說。

「別吵了，」寇克說：「隨他去吧，蘇魯。我們下件事要辦的便是進行婚禮。」

× × ×

「依照太空約法，」寇克說：「我們以神聖的婚姻名義，使這個女孩安妮和這個男孩羅伯結合在一起……。」

這次警號沒有再作響。寇克閉上了書，向上望著。

「我以企業號船長的名義，宣佈你們成為夫妻。」

寇克向羅伯點頭，羅伯只記得趕緊親吻新娘。現場還是有喧嘩，雖然來賓不多，但也不是說很靜默。蘭德急奔去親新娘的臉頰；麥考伊又是跟新娘握手，又是猛拍他的肩膀，當他準備要擁吻新娘時，寇克阻止了他。

「這是船長的特權呢！排骨。」

不過，他也親吻不到；壁上的通話器響了，是史波克的聲音。

「船長，我想我找到最好的攻擊機會了。」

「自我來到船上，」寇克悔恨的說：「做事情老是忽忽忙忙的。我立刻就來。史波克。」

×　×　×

史波克的機會就是要利用他們早先所測得的冷慧星——這顆慧星現在不「冷」了，因為它愈來愈接近羅慕和雷曼星系的太陽，它開始展出了它明亮的尾巴。史波克曾查過

天文曆表，並用電腦檢閱它的成分，發覺慧星將在四四〇秒之內穿越企業號和羅慕之間，雖則穿過的位置稍有偏差，但是也足夠利用一下了。

「就這麼辦，」寇克立刻宣佈道，「蘇魯，在交會時，你要全力加速。史考特，你去告訴火力班要他們在接近目標時交叉射擊；屆時我們將聲納歸零，再藉著一路上冰跡，我們確可分散注意。」

「不過，在那種範圍內，我們至少也得一發命中。」史考特說。

「還有一分鐘。」史波克說。

「要是炮火不能穿過他們的隱形幕呢？」史太爾說。

「話是有可能，」寇克說：「我們不幹沒有把握的事情。」

「三十秒……二十……十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太空船接近時，燈火都熄了，同時，火力班要求全部動力。慧星在隱形幕上膨脹了。

「好，羅伯……射擊！」

企業號炮聲喧天。一會兒後，燈火通明，聲音停了。火力班也停了。

「能源消耗過鉅，」史波克冷冷的說：「主電圈都燒壞了。」他已經拿著配電盤在搶修線路。史太爾在躊躇了一陣後，便趕緊過去幫忙。

「船長，」蘇魯叫著：「他們的船隻現形了，我想我們打中了，不錯，我們打中了。」

「還沒致命，」寇克冷酷的說，他立刻懷疑到羅慕人把船現身出來的眞正意義。「快後退，全力後退！」

但是敵人還是快了一步。他們在視幕上看到一枚跟催毀四〇二三衞星的魚雷向企業號衝了過來，這一次無疑的他們是把企業號當做靶子了。

「不好，」蘇魯說：「兩分鐘便要撞到了。」

「蘭德，在九十秒鐘內放下救生圈。」

「慢一點，」蘇魯說：「炮彈在變形了——」

話是眞的；魚雷似乎在漫游、在搖曳。有一部份在高溫下正脫了開來；它的亮度正

在遞減，莫非它是有溫度限制——。

炮彈從視幕上消失了。企業號猛烈的震憾一下，有幾個人站不住腳，倒了下去，包括史波克在內——他很幸運的能偏離儀器台，因爲儀器台正在碎裂肢解。

「史考特！提出損害報告！」

「除了管制部門出現裂罅外，其它部門損失輕微。火力班沒有動力，動彈不得。除非是換好主電圈。」

「我想敵人的情況更糟，船長。」烏拉說：「我測得前頭有一團飄浮碎片。有線管，有鑄件，塑模，還有死人的屍體等。」

接著是一陣粗啞的歡呼，寇克很快的用手勢禁止。「繼續減速。很顯然的他們必需撤消隱形幕來發動武器，而且他們的隱形幕在縮減中。」

「不，他們又再度後退了。船長。」蘇魯說：「儀器顯示他們也正在後退……現在他們又要走了。」

「能夠截聽到他們的通話嗎？烏拉。」

「聽不到什麼。船長。甚至戴布洛里波也在消滅中。我想現在慧星反而是在阻礙我們的工作了。」

現在究竟是什麼處境呢？跟一個未知的敵人打仗已經是夠糟了，而且敵人的船長又可隨意隱形——要是在一切都沒有弄通，又讓它逃回本國的基地，除非是數百萬年後他們又蠢蠢欲動，出來屠殺，否則不會再聽到他們的消息的。因此必需阻止這艘船的逃逸。

「他們目前所使用的戰略非常有用，」寇克突然想通了說：「他們先是攻擊三枚沒有武器的衞星來引誘我們。然後逃竄，要我們孤軍深入。接著又現身向我們瞄準。很明顯的，羅慕人下得一手好棋。要是我料到他們的下一步棋，我就贏定了。他們將要看到我們有恃無恐，而且正要全力反噬。」

「那太空中飄浮的殘骸又怎麼解釋呢？」

「是一種障眼法，準備出奇不意來偷襲我們，這是種老掉了牙的花招。下次他們再玩時，可能就是用核子彈頭在等著我們了。蘇魯，我想用翻身的策略，把火力全集中在船尾。我們沒時間等著換主線圈了。我們用光電槍直接開火。史太爾，你跟他去，幫他

一下。翻完了身，我就下令開火，你們都明白吧？」

兩個人點了點頭，便走了出去。而史太爾則有一點點的不願意。寇克看著他們的背影好一會兒，除了他自己外，史太爾的懷疑史波克多少也感染了他，不過也只是一會兒，接著便忘掉了他們的事了。這時太空船開始翻身。可是，寇克他們卻虎視眈眈的望著慧星尾端後的太空，太空似乎一片澄清。

然後，一切正如寇克所懷疑的，羅慕人的太空船第三度現身了。不過，他們仍沒有開始動手。寇克咬牙切齒看著視幕上敵人如鬼魅般的出現，時間端的難熬——。

「好了，史波克，開火！」

沒有炮聲。寇克的懷疑現在是愈來愈壓抑不住了。他憤憤的把室內攝影轉到火力部門。

有一段時候，他眞的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室幕似乎映出一縷縷的綠煙。寇克隱隱約約看到裡頭有兩人仰臥在地板上。光電槍就在他們附近，接著他看到了史太爾，一隻手揑住鼻子和搗著嘴巴。他試著要按下板機，但是他一定吸進了不少的綠煙，因爲他才

到了半途，便難受地抓喉嚨而倒了下去。

「史考特，那是什麼——？」

「冷液體！一定是封口爆裂！你看，是史波克——。」

視幕上的確是史波克，他正爬著向光電槍台。寇克震憾地發現羅伯和另一名隊員躺在甲板上，一定是羅慕人早先擊中企業號時，封口碎裂，使他們兩人均告喪生。而在主幕上，羅慕人正準備再發射一枚，萬事都顯的出奇的焦着。

史波克設法爬到控制機，半身坐了起來，用已麻痺的手指攀住儀器，然後用手緣連續按了兩次發射鈕，接著便又仆倒在地。

燈光亮了。羅慕人的太空船爆炸了。

× × ×

企業號共死了三人：羅伯，他的助手以及史太爾。安妮是倖免於難；她和羅伯本來都在武器組共事，冷液體溢出來時，她正巧不在自己的崗位上。她是逃出來了，但是她做了半天的妻子，並且就要做一輩子的寡婦了。寇克很勉强的把這一切都當做是命。

羅慕人的第二次戰役是結束了。死者死得壯烈，因爲羅慕人後來便不敢再蠢蠢欲動了。

米麗

在太空中只要有求救信號，任何船隻都會過去支援。不過，這一次的求救信號爲何會令企業號的艦橋感到極大的興趣也是有緣由的。一開始便很容易找到求救信號的發出地，而發出地不是遇難的太空船，而是在一所行星上，它是以二十一厘米頻率的强力波發射至星際中，再大的太空船也無法射出這種强力波的。

整個行星都遇險了嗎？可是更大的驚奇還在後頭呢。這個遇險的行星是七十奧非尤克斯的太陽系之一，七十奧非尤克斯是離地球十五光年的太陽，因此照理說這個求救信號應該在發出後的十數年之後才能爲地球接收，而且還不算某種阻礙：從地球上可以看到以銀河爲背景的七十奧非尤克斯。而銀河滿是層層不穩定的氫原子，它能發射二十一厘米的輻射，而且量數比銀河外的其它天空的發射要多出四十餘倍。其實以該星球的

發波器是很難在滿是干擾的太空中發出如此清晰的信號來，甚至也不能說求救信號發出容易，而是因爲企業號正巧來到了「異球」——假想球，直徑一佰光年，地球正在這個「異球」的球心——，與銀河面呈九十度角時，接線員烏拉正巧接收到這個信號的。

然而用船上的電腦查尋這一帶地區的資料時，一切便都顯得有來由了。電腦說這個號稱七十奧非尤克斯的第四行星是人類在外太空移民的第一個星球。第一批一小撮但是有很好裝備的移民便是在伍佰多年前，因爲一次「和平凍結」的政治災難而移民過去的。伍佰多年來，也只開放過一次訪問。那些居民對過去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不歡迎外來的訪客，不過這件事也證實了銀河裡多的是七十奧非尤克斯更有趣的地方，奧非尤克斯的居民一直是孤孤單單的過著他們高度隔離的生活。

可是，他們現在卻發出了求救的信號。

駛近去一看，很容易便可看出移民者在逃亡到這兒來後，在這兒胼手胝足把蠻荒世界變成家園的情形。這個行星與地球倒是很相像，絕大部分是大海，天空中並有朵朵的繁雲。它的一半是一個略呈海綿狀的大陸洲，翠綠而多山；另外一個半球則包含兩個較

小的三角洲，以及四圍的幾個列島。在太空船放大倍率的視幕下，則可看見無數個城市的空中鳥瞰，其它還可隱隱約約的看到星羅棋佈的耕地。

不過並沒有夜生活的跡像，沒有燈紅酒綠，沒有輻射狀的廣播網。企業號一駛進了該星球的軌道，便試著要跟星球取得聯絡，但是沒有回音。只有那重複發射出來的求救訊號，現在聽那求救訊號有幾分像是固定化似的。

「不管他們是爲了什麼求救，」史波克斯斷道：「我們顯然是來得太遲了！」

「不錯，」寇克船長同意道：「但是我們還是要下去看。史波克、麥考伊、蘭德以及另兩名武裝人員，你們去配齊武器，我們在傳送室見！」

× × ×

寇克一行選擇視幕上所看到的最大城市的中央廣場下降，不過那兒一個人也沒有。

寇克並不是太驚異的向四周張望。

四周的建築物像公元二一〇〇年的早期一樣，當時也正是第一批的移民逃到這兒來時，而且看情形，這些建築物很久以來就不曾再住過人了。只要看看它破損的人行道，

高聳的雜草，剝落的窗戶以及髒亂的穀類便可明白了。廣場的四周都是，也許是輪子的剝落雕塑。

「沒有戰爭的跡像。」史波克說。

「會不會是瘟疫？」麥考伊說。然後像是有同感似的，兩個人在交頭接耳。

寇克所站的古銅色的泉水旁，置著一個很古老的東西：小孩子的腳踏車。三輪車色澤剝落，但是還可以用，就如同三輪車一直都是用於室內，較大的輪子才因而壞的。它的把手附有一個鈴子，寇克受到某種下意識欲望的驅使，他用著大姆指壓在腳踏車的橫桿上。

寂靜的天空便響起了刺耳的劈啪聲。這種哀愁的聲音立刻有了回應。那是由寇克他們後面傳來了一陣含有憤怒和驚慌且不似人類的尖叫聲。

「我的！我的！」

寇克一行不約而同的轉過身去面對這種恐怖的叫聲。一個像人類的傢伙從最近的房子衝將出來，並且張牙舞爪，發出驚魂奪魄地向他們衝了過去。它是出其不意，寇克都

還弄不清是什麼回事，他只感到這東西衣衫襤褸，年齡不小，沒想到這東西朝麥考伊衝了過去，便把麥考伊打倒了。

每個人都湧過去要支援麥考伊，可是這傢伙竟然像瘋子一樣力大無窮。有一陣子寇克是和它面對面的遭遇了——它一副老氣的臉，口發異臭，牙齒都已掉光，臉上因野蠻和憤怒而扭曲，淚珠在閃閃發光。寇克揮手便擊。

雖然總像是打不到他的身上，但是怪物啜泣著，便倒在千瘡百孔的人行道上了。他的確是名老者，身著一襲百衣結，短褲和鞋子。他的皮膚是五顏六色的疤痕，另外還感到有點怪怪的，但不知是那一點怪怪的？是否它本來就應該滿是皺紋嗎？

老人的頭轉過來，還是啜泣著，他看著他的腳踏車，手激動地指著腳踏車，「修好！」老者邊哭邊說：「你們誰來修好。」

「會修的，」寇克仔細的望著說：「我們會修的。」

老人格格地叫了起來。「騙鬼！」他說。他的聲調又因憤怒而尖銳起來，「我不信！你們是騙子！騙子！」

瘦巴巴的手抓住了腳踏車，好像要把腳踏車當做武器似的。可是，這傢伙又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手臂上的瘡疤。尖叫聲又消沈到喃喃自語的。「修好它！請你們修好它！」

兩眼外突，胸部起伏著，然後這傢伙又倒在人行道上了。很顯然的，它一定是死了。麥考伊跪在他的旁邊，把聽診器置在他的胸口。

「不可能呀！」麥考伊喃喃自語。

「你是說他死定？」寇克說。

「不，它是還活著。它的體溫超過了五十一度，通常在這種體溫下，身體都燒焦了的。沒有人可以在這種體溫下活下去的。」

寇克突然迅速的擡起頭來。他聽到從一條巷子傳出來的另一種聲音。

「另一個？」他緊張的附耳說。「有人向我們走來……在那邊。我們看看能不能抓住他，問此消息……動手！」

巷子後爲一所小公寓堵住，似乎是條死巷。看來這個路人是插翅也難飛了。寇克一

行很小心的進入巷子，手握電光槍。

寇克一行一路搜索，最後來到了一所以前曾當客廳用的地方。廳上有一架不乾淨的鋼琴，而音樂座上有一本小孩的練習簿。練習簿內黃頁的一格這麼的寫著：「練習，練習，再練習。」可是除了櫥櫃外，再也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寇克站在櫥櫃門前，他自己想好像聽到急促的呼吸聲，接著是一陣地板吱吱呀呀的聲音。他揮了揮手，史波克和安全人員便對準了門。

沒有回聲。但是裡頭的的確確是有呼吸聲。寇克突然用力打開了門。

櫥櫃裡是成堆的衣服，破舊的鞋子和一把髒兮兮的洋傘。藏匿在其中的是一位黑髮的女孩，不會超過十四歲，可能還要更年輕些。她顯然是在極度的恐懼中。

「別……」她說：「不要，請你們不要傷害我，你們爲什麼又回來了呢？」

「我們絕不會傷害你的，」寇克說：「我們是來幫助妳的。」他伸出友誼的手，但是她卻拚命的往裏頭退。寇克無助的望著蘭德，蘭德走了過來，坐在櫥櫃的門口。

「沒事，沒事。」她說：「我們保證沒有人會傷害到妳。」

「你們眞是無惡不做，」女孩不再激動的說：「又是咆哮，又是放火，傷害大家。」

「不是我們做的，」蘭德說：「妳出來把這件事說給我們大家聽。」

女孩滿臉狐疑，不過她不反對蘭德帶她出來，到一張椅子上去坐。她坐下來時，椅子眞是灰塵滿天飛，一時煙霧迷漫。

「你們一定是在要我，」她說：「但是我不會玩，我也不懂得規則。」

「我們絕對不是，」寇克說：「這裡的人出了什麼事？是戰爭？還是瘟疫？他們都跑到別的地方，卻忘了把妳帶走？」

「你怎會不知道。就是你們幹的，你和其它的一夥。」

「一夥？什麼一夥？」

女孩訝異的望著寇克。「你們就是一夥。全都是老頭子。」

「大人，」蘭德說：「她說的意思是大人們。船長。」

史波克一個人帶著三束繩看完了整個房間，又轉了回來，一臉迷惑的樣子。「她不

可能是住在這兒的，船長。」他說：「這兒的灰塵至少有三佰多年都沒有人來清理過。沒有輻射線，沒有化學污染。就只是一堆很古老的灰塵。」

寇克轉頭望著小女孩，「對了，小小姐，妳叫什麼名字？」

「米麗。」

「好，米麗。妳說大人們幹壞事；放火，傷害大家。是爲了什麼？」

「當大人們有患病的症象時，他們都會這麼幹的。這時我們就要躲了。」她滿懷希望的望著寇克，「我做得對嗎？這是好玩嗎？」

「妳做得不錯。妳說大人們病了。他們會死嗎？」

「大人們總是會死的，」這句話不用說是誰都很清楚的。可是這麼一說，就無法再繼續提出問題了。

「小孩子呢？不會是妳一個吧？」

「一個？當然不。我們都在這兒不是嗎？」

「都在這兒？」麥考伊在旁邊插嘴道，「有多少人？」

「全部都在。」

「史波克，」寇克說：「你帶同安全人員去看看是否還有倖存人員……那大人們都走了？」

「嗯，辦完了事，這你也知道，是有一個人要倒霉的。然後你就不得不跟他們一樣了。你會想要傷害別人，就跟他們一樣的。」

「米麗，」麥考伊說：「外頭有人攻擊我們。你看到了吧？他就是大人呀？」

「他叫佛洛，」她說著，全身輕微的發顫，「就是他一個人倒霉。我也是倒霉者。這就是爲什麼我的同伴都棄我而去。一旦我們之中有人在起變化成大人時，其它的便都害怕了……我不喜歡你們這種遊戲。一點也不好玩。」

「他們是在怕什麼呢？」寇克窮問不捨。

「你們見到佛洛了吧。就跟他一樣，他們先在你的皮膚上烙上醜陋的疤痕。然後你就變成了怪人，你想傷害人，你也會想殺人。」

「我們不是這樣，」寇克說：「我們是來自很遠很遠的一個星球。我們知道許許多

多的事情。妳要是願意幫助我們，也許我們可以幫助妳。」

「怪人是不幫忙的，」米麗說：「他們是專做壞事的人。」

「我們不會，我們是來改變的。要是妳信任我們，說不定我們辦得到。」

賈妮摸摸她的臉龐，說：「好不好嘛？」過了一陣子後，米麗設法擠出她的第一個畏怯的笑容。

可是在她還沒有開口說話前，外頭響起了一陣叮叮噹噹的刺耳聲，好像是有人在屋頂上把空罐頭唏哩嘩啦的丟了下來，接著是電光槍有如蜂鳴的吼聲。

遠處響起了似乎是比小孩子更刺耳的叫聲，「呀！呀！呀！呀！呀——呀！」

「警衛！」史波克叫了起來。

好像是一呼百應似的，四面八方也都響起了叫聲：「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接著一陣靜寂，只除了那些回聲。

「似乎，」寇克說：「妳的朋友不想被發現似的。」

「船長，似乎問題並不單純吔，」麥考伊說：「這兒不論是出了什麼事，在某處一

定是有記錄的。要是我們眞要管，我們就必需先找出原因。而這個有記錄的地方，可能就在這兒的公共醫療中心。米麗，妳說，這兒有沒有醫生在一起工作的地方？可能是在政府大廈內？」

「我知道那個地方，」她很厭惡的說：「討厭的人，討厭的針。那地方最不好。我們都不去那兒的。」

「可是那地方我們卻是非去不可。」寇克說：「這地方對我們是否能幫助妳很重要。請妳帶我們去吧！」

寇克伸出了手，她很遲疑的，也伸出了手。她望著他，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寇克是好名字，」她說：「我喜歡。」

「我也喜歡妳的名字。而且，我喜歡妳。」

「我知道你喜歡。你實在不可能是怪人。你是——跟別人不一樣。」她笑著，並且姿勢很優美的站了起來。當她站起來時，她是頭朝下，他感到她握他的手握得很緊，然後，她很小心的鬆開了手。

「噢！」她興奮的差點說不出話來，「走吧！」

他也是看著下方，漫不經心的。他看到他的手背上頭是一塊蔓延的藍疤，像知更鳥的蛋那麼大。

× × ×

實驗中心的確是設備齊全，而且自從封起來不用而且本身又沒有窗戶，自然是要比預期的要乾淨的多了。不過，置身在這種沒有窗戶的實驗室的確是有如置身在墳墓那樣的不愉快，不過沒有人會公開抱怨的；寇克倒是心存快慰，因爲裡頭的一切對破門而入的搶匪都不惹眼。

現在藍疤都出現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而其中以史波克的藍疤最小，而且蔓延得也比較慢；這點倒不是沒有緣由，因爲史波克的體質本來就是跟別人不同。而他這種非他球人的血統對藍疤也不是完全免疫，而只是較不易出現藍疤而已。

麥考伊已在進行切片檢查；有些樣本是加以處理，有些則是用培養基培養。他發覺血小板會產生一種發亮而軟軟的藍色塊狀，裡頭便長出極像螺旋體菌的活菌溫床。然而

麥考伊卻堅信這還不是發病的直接病原，而只是第二號的入侵者。

「我的第一個論據是它們無法使我們從太空船拿下來的供實驗用的動物致病，」他說：「這件事證明了與考科醫生的假設不合。第二，切片組織顯示細胞的有絲分裂過於頻繁，而整個情形像是介於鱗狀細胞核之轉位期和新體素的病態成長物的中間期。第三，單鉻酸表顯示細胞移位太多——。」

「得了，得了，洋洋一大堆，」寇克抗議了，「你只消說你的結論如何？」

「我想致病的根由在於濾過病毒，」麥考伊說：「當然，螺旋體菌也是有脫不了的關係的。當兩種微生物菌共同作用時，便產生了一種叫做文生疾的地球病。」

「螺旋體菌傳染力很强嗎？」

「接觸起來的傳染力是太强了，你跟蘭德是由米麗處傳染到的，而我們是由你們兩人傳染到的。」

「最好不要再有人傳染了。」寇克說著，對著自己的通話器呼叫道：「寇克對企業號呼叫，不可有人，在未有我更進一步的指示前，禁止任何人到這邊來。這星球有高

度傳染的疫菌。我們之中有人回船，要做完全的消毒檢查。」

「電腦？」麥考伊在旁提醒道。

「歐！對了，你並且給我們送來手提最大型的生物電腦——貓腦型的。記得電腦送回時，也要加以消菌處理。」

「船長，」史波克叫著。他置身在滿是卷宗的資料室裡，現在他手裡拿著一卷卷宗，並且頻頻招手，要寇克他們過去。「我想我找到好東西了。」

除了麥考伊還在用顯微鏡研究外，每個人都走了過去。史波克把卷宗交給寇克，開始去找別的。「滿滿的抽屜都是。早先一定有好幾佰人在這裡工作。這麼多的資料，用手提生物電腦在一年內恐怕也輸入不完。」

「那我們用通話器把資料輸入太空船的大電腦好了，」寇克說。他看著卷宗，卷宗上的標題這麼寫著：

「進度報告

延壽計劃

遺傳部」

「原來如此。」蘭德說。

「我們還不知道，」寇克說：「真要是這樣，這一定可說是銀河系裡最聳人聽聞的事情。好，我們開始動手吧，米麗，妳也來幫忙。我們把這些卷宗放在長桌上分門別類，按遺傳，基因，免疫或其它什麼的。不要管內容是什麼，只消分門別類就行。」

× × ×

每個人都等得十分急燥，不過一開始便都知道了延壽計劃的根由：那就是企圖修補熟化的身體細胞以打消人體老化的過程。人會老化主要是身體中含有過多因轉換而阻礙到正常官能的細胞。轉換所產生的自由基攻進細胞的核組織，也因而攪亂了遺傳基因。

地球的科學家深知這種外在環境，譬如輻射，燃燒甚至是消化所產生的自由基根本是防止不了其攻擊細胞的。因此，延壽計劃便是要在血液裡創造一種不帶活性像病原體般的東西，這東西在細胞的傷害未發生前都一直是不活性的；這種像病毒的東西會滲透入細胞內，並且遞補了細胞受損的部分。因此延壽計劃便是在嬰孩免疫能力還沒有完全

前先行注射，以便使該東西「同化」——也就是使該物成爲身體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爲蓄意傷害的侵略者；它會繼續保持不活性，一直到青春期的荷爾蒙賦予它活性，所以它不會干擾正常的成長過程。

「我這輩子沒有聽過這麼一個大膽的計劃，」麥考伊稱讚道：「只是附帶的，這件計劃眞要能成功，將一定可以完全的阻礙癌的產生。癌主要是一種特性的病毒形式，是人體老化過程中倔促的突發症。」

「不過我看不會有用，」史波克說：「他們所用的東西和病毒根本沒有兩樣，效果可就差了。噢，它可延長性命，這倒是不錯，不過也僅是限於小孩子時。當有春期荷爾蒙發動時，便會致命的。」

「多久？」蘭德問道。

「妳是說這個能延長性命多久？這個我們不知道，因爲這個實驗還不能說進行得完滿。我們所知道的就只是比率；心智上是一個月的注射便可抵得上實際的一佰年。對小孩子而言，它顯然就是具有這種功效。」

賈妮看著米麗。「一個月足抵一佰年！」她說：「而這實驗還是三世紀創做的！不死的孩子……眞像是夢哩！」

「是個很不好的夢，賈妮。」寇克說：「我們從經歷和責任中長大。而米麗和他的朋友卻要永遠長不大。這是一條死胡同的。」

「最後必死得不甘瞑目，」麥考伊同意道：「可驚異的是有這麼多的孩子倖存著。米麗，當大人們死光後，妳們怎麼辦？」

「我們可以玩，」米麗說：「我們可以玩得不亦樂乎。不會有人來阻礙**我們**。我們肚子餓時，可以找東西。罐頭裡有許多東西和許多媽咪。」

「媽咪。」

「你知道的，」米麗的雙手在半空中猛力的揮著，摸仿著螺旋開罐器的動作。蘭德驚愕的別過臉去。「寇船長……你現在已找到了你所要找的……你要走嗎？」

「哦，不」寇克說道：「我們還可經歷到更多的事情的。你們的成人已按照一種時間表，已就是似乎按序就班的完成了他們的實驗。你找到了他們這種進度時間表沒有？

史波克先生？」

「沒有，船長。很可能是保存在某處。要是是我的話，我會把這種進度表藏在地下室的；這是瞭解整個事情的關鍵。」

「我看也是如此，而且除非我們找出來，米麗，我們就無法知道這種病毒，製造出這種病毒，並製造出疫苗來的。」

「這樣才好，」米麗說：「我的意思說這樣子你才走不開，我們可以一起玩樂，直到你做出疫苗來爲止。」

「我們還是有辦法加以制止的。史波克先生，我想你多少也可接近別的孩子吧？」

「沒辦法，他們對這塊區域太熟悉了，就像老鼠四處刁鑽。」

「好，我們改試另一個方法吧。米麗，你願不願意幫我們找其它的孩子？」

「你一個也找不到的，」米麗堅決的說：「他們都很害怕的。他們不會喜歡你的。而且，他們早在……便一直在躲著我了。」早在……時候，米麗便住口不肯說。

「我們會試著讓他們瞭解我們。」

「瞭解？」女孩說道：「你別說夢話了。在小孩的國度是最愜意的事情。沒有人會要求你瞭解事情的。」

「妳就瞭解。」

米麗突然一下子淚珠泉湧。「我不再是小孩子了。」她說著，便跑出了房間。賈妮同情的望著她的背影。

賈妮說：「那小孩——。」

「——比妳足足多了三佰多歲，蘭德。」寇克接下她的話道：「在這裡不要輕易下結論。不管我們相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妳必需把她當做一個特別的例外。」

不過，不一會兒米麗又回來了，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來看看有什麼事情要做。史波克讓她去削鉛筆，這個古代實驗室似乎在鉛筆上都刻有痕的。她很快樂的動手削鉛筆，不過，她的眼睛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寇克的身上。寇克則儘量假裝沒有注意到。

「船長？我是企業號的法雷。我們準備登陸了。」

米麗抓了一大把鉛筆過來，「這樣夠嗎？」

「哦？嗯！要是妳不介意的話，我們還要更多。」

「嗯，不，船長，」她說：「我爲什麼要介意呢？」

「寫文件的這傢伙，」史波克把一堆文件攤開在桌上，說道：「在災難開始後的最後數星期內，留下這些記錄。我是不重視這些最後的記錄的；他說他有點神智不清，病入膏肓，但還不到神智錯亂的地步，這點我同意。可是，這些早期的表格應該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已離開多久了。對了，很明顯的我們現在在這兒所看到的是末期的病狂，自殺狂。」

「沒有說明病毒的來源或化學性嗎？」麥考伊說。

「一點也沒有提到，」史波克說：「他相信是有人在寫著這方面的報告的。可能是有人在草擬這份報告，而我們尚未找出來而已。也有可能是他的幻覺而已。反正不管怎麼說，很顯然的是先出現猩紅熱……關節疼痛……視覺模糊。接著，便出現了狂亂。對了，麥博士，你所說的螺旋菌體很正確，它們也是致病的原因。它們製造了狂亂，而不

是病毒。要不是有米麗，病毒在我們之間的傳播會更快。」

「怎麼說？」寇克低聲的問道。

「詳細的情形我們必需問電腦。不過我可以大概的告訴你們，我們之中要是沒有人動手把她殺掉，她可以使我們多活五、六個星期。」

「現在夠嗎？」米麗這時拿來了更多的鉛筆問到。

「不夠！」寇克憤怒的吼道。

她的嘴角下垂，呶著嘴低聲說著：「好嘛，船長，我又不是故意要使你生氣的。」

「我很抱歉，米麗。我不是在跟妳說話。我沒生氣。」他轉頭對著史波克。「好吧，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應付這個敵人。你把你的數據餵入電腦裡去，這樣我們至少可以控制住時間。他媽的！我們要是真能找到血清，船上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可爲我們找出疫苗來的。而現在我們卻不知從何做起！」

「也許並不是沒有頭緒，」麥考伊緩緩的說道：「再說這將是一項很龐大的電腦程式，不過，我想用電腦說不定會有用。船長，你也知道外行人的心思說不定較慎密些。」

我想這項實驗要是像我所處理過的政府計劃，按規定應該備有一式五份的表格。在這兒一定是有會計檔案，保存著這些表格的複本。這些複本可以告訴我們在每一次中固定試藥的用量。這樣我便可鑑定出藥量，像什麼是眞正的藥量，什麼是試用的藥量等等，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分析什麼才是眞正的藥量。我們這麼做，至少還有個機會做個實驗程序表，來取代找不到的時間表。」

「眞是了不起，」史波克說：「問題是──。」他還沒有說完，寇克的通話器已發出嗶嗶聲。

「我是寇克。」

「我是法雷。史波克先生的數據顯示每七天有一波峯。」

有一大段時間，除了削鉛筆的呆板聲音外，就沒有其它一絲絲的聲音。

然後是史波克穩重的聲音說：「這正是我現在正要說到的問題。麥考伊的構想的確是令人欽佩，可是它所需的時間不是我們所能等的。」

「不必那麼多的時間的，」麥考伊說：「眞要是螺旋病體製造了狂亂，我們說不定

可以用抗生素來抵抗，多少也可使我們的神智多清醒些──。」

「碰！」的一聲有東西墜在地上。寇克倏即轉過身。蘭德原先在用一杯銘酸在清洗麥醫生的玻璃板。現在這種腐蝕性的黃色東西濺得滿地都是。有一些還濺到蘭德的腿上。寇克抓了一把棉花，跪了下來便要擦拭。

「不，不，」賈妮啜泣了起來，「你不能幫我！你不能幫我！」

她蹣跚的走過了麥醫生和史波克的旁邊，接著便跑出了實驗室。一路上還一直啜泣著。寇克追了過去。

「站住，」他說：「還是要擦拭，一刻也不能托的。」

賈妮站在走廊中，轉過身來，淚如洪水決堤。寇克重又擦拭著她的腿，設法使自己沒有看到那一塊一塊醜陋的傷疤。當寇克在擦拭的時候，她的眼淚才漸漸的乾了。過了一會，賈妮低聲的說道：「回到太空船後，你絕對不要提及我的腿。」

寇克勉強擠出了笑容。「蘭德，長官的負擔就是要看什麼是是，什麼是非。好，我答應妳，妳要繼續以肥皀和水擦拭。」

她站了起來。她看起來很疲憊，但是不再歇斯底里了。她說：「船長，我實在並不想這麼做的。」

「我知道，」寇克說：「忘掉吧！」

「我這麼暴殄天物實在太愚蠢了……船長，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是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還是一直在想，我才二十四歲而已，我好怕哦。」

「我比妳年長幾歲。蘭德，可是我也跟妳一樣的害怕。」

「你也怕？」

「當然。我比妳更不想客死異域。我比妳更害怕多了。妳是我的部下。我把你們帶到這兒，我很爲我們處境爲憂。」

「你沒有表示出來，」她低喃著，「你從來就沒有表示出來。你一直就比我們十個要勇敢多了。」

「胡說，」寇克粗暴的說：「只有呆子才會在該害怕的情況下不感到害怕。不感到害怕的人並不叫勇敢，而是愚蠢。勇敢的人是克服前途上的危險，而不是因爲害怕便動

彈不得。尤其是不要因別人的害怕便害怕。」

「我受教了，」賈妮說著，試著要使自己勇敢起來。可是，就在這個當兒，她的眼淚又緩緩的流了出來。「我很抱歉，」她又壓抑著聲音說道：「當我們回去時，你最好申請一個不會流淚的蘭德。」

「妳的建議被拒絕了。」他溫柔的擁抱著她，而她則試著露出笑容望著他。接著他們雙雙轉過身，走向實驗室的進門。

米麗正立在門口，嘴裏含著手地看著他們，臉上露出一臉不可解的複雜神情。是驚異，是抗議，還是憤恨？寇克自己也說不上來。當他要開口時，米麗倏即轉過身就走開了。他可以聽到她日益聽不見的跑步聲；然後便消沈了。

「麻煩已經是夠多了，」寇克順從的說：「我們最好回去吧！」

「米麗是要到那兒去？」當他們進來時，麥醫生好奇的問道：「她似乎走得挺匆忙的。」

「我不知道。也許是出去找孩子去了。也許是跟著我們厭煩了。我們沒有時間爲她

擔心了。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是意外預防時間。」麥醫生說：「我早就想到了，不過賈妮的意外倒提醒了我。在這兒到處都是腐蝕性的藥劑，要是我們運氣好的話，我們也會很快碰到致病的物質的。我要每個人都脫掉制服，換上實驗服，一旦制服沾染了東西時，我們便立刻把實驗服脫下。那兒一整箱的抽屜便全是實驗服。我們在進入接待室前，便褪掉在實驗室的衣服。或者是在回到太空船前，把衣服全都燒了。」

「好，就這麼辦。裝備呢？要不要移位鎗或什麼的？」

「帶一隻移位鎗吧，免得事出意外，落荒而逃。」麥考伊說：「其它的就不需要準備了。」

「好。然後呢？」

「藥劑分析我已做得差不多了，」麥考伊說：「情形顯示今後開始，一切都必有邏輯可尋。我知道這麼說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想以後這一程要由史波克來帶頭才行。邏輯最使我頭疼了。」

寇克點了點頭。「好，史波克。你來帶頭。」

「遵命，船長。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出定購單。我的意思是再來找其它的檔案櫃。」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只有自行培育病來。

記錄資料很快的就被找了出來，而且內容洋洋灑灑。照目前來看，麥考伊的假設是對的：人類在這個距離地球有十二光年的行星上，原先的官僚習性還是根深蒂固的。在這個實驗室裡，每種資料至少都要做成一式三份。

麥考伊是能把這些記錄資料，按照等級大略分成十類（零代表毫無意義，拾代表極為重要。）而且他又把資料製成電碼，以便在儘快的時間內，能把資料餵入盤旋在軌道上的企業號電腦裡。製電碼是很快的；可是那種資料寶貴就有賴於人的判斷，雖然麥醫生自己不承認，大家卻公認也只有麥醫生才能做得好的。史波克能藉著一定數量的樣品來看出統計上的邏輯，但是卻只有麥考伊能猜測得出那類資料是醫藥上的或財政上的或只是多餘的。

這兩天下來，眞是分秒必爭。可是，到了第三天的早上，史波克便有了看法。

「這些電碼記錄著我們所能使用的全部資料，」他回頭看著米麗。米麗已在前天回來，沒有解釋，態度上沒有什麼變化，仍然是很熱心要工作。

史波克對米麗說道：「米麗，我得承認我是看不出一點蜘絲馬跡來，妳得幫助我們，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把資料送進企業號的電腦去。」

「我也沒法度，」麥考伊令大夥兒驚異的說：「很顯然的這種活性劑不是一種純粹的病毒。因爲假如它不再生的話，它可在注射和青春期間，析注出來。再說，眞正的病毒沒有侵入人體的細胞，便不能再生。這種事在十多年期間是禁止做的，完全視受體的性別而定。我以爲它是類似於某種軟骨病，經過了某種酵化過程的接觸，使得它能在細胞外的體液裡，吸收它的食料而再生。當青春期荷爾蒙砥觸它時，它褪去了它組織的一部分，而變成了一種眞正的病毒。它就是經過這種自毀的過程，而成了一種類固醇的溶解物。而且，它只溶化於兩性的類固醇的。這些條件都是按步就班，配搭得天衣無縫。」

「現在可以爲它定個學名嗎？」寇克緊張兮兮的問道。

「還不行，」麥考伊說：「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推論是否正確；我只不過都是用直覺判斷而已。不過，看起來也變吻合事實，我想我們只消把電碼餵入太空船的電腦去，便一定會有結果的。有誰敢跟我打賭？」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是已把性命都賭進了。」寇克說：「可是，我們現在在一小時之內，便應該有答案了。史波克，叫法雷。」

史波克點點頭，走離了實驗室，來到了接待室。不一會兒，他又回來了。而且雖則他面無表情，可是寇克卻像是感覺到什麼，急急的向他奔了過來。

「出了什麼事？」

「通話器不見了。船長。這些制服裡的口袋空空如也。」

賈妮張目結舌。寇克看著米麗，感到他的眉頭正緊皺著。這個女孩後退了一下，接著也狠狠的瞪著寇克。

「妳知道嗎？米麗。」

「我猜是那些棄兒拿去了，」她說：「他們喜歡偷東西。只是爲了好玩。」

「他們會把通話器帶到那兒去？」

她聳了聳肩。「我不知道。這也是好玩。當你拿了東西，我想你總是要帶到別的地方的。」

他一個箭步跳到她的跟前。抓著她的肩膀說，「這不是遊戲，這是會要命的。我們一定要找回那些通話器，否則我們就無法征服病菌。」

她突然格格的笑了起來，「這樣你們就走不了了。」她說。

「不是走不了。我們都會死掉。現在閒話少說，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女孩裝著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自從災禍發生一直到最近的這個禮拜內，她都沒有見到過一名大人，現在她的扮相一定極像大人。

「拜託你，船長。不要冤枉人好不好，」她粗野的說：「你是怎麼搞的？我怎麼會知道呢？」

不幸的是她的扮相到了最後，竟格格的笑起來，再也扮不起來了。然而，對寇克這

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還是得不到一絲絲的解決。「妳想幹什麼？敲詐？」寇克現在是怒不可遏。他現在只感到生命的流失。「別忘了妳的生命也必將不保。米麗。」

「不，你說錯了。」米麗甜甜的笑著說，「史波克說我可比你們多活五、六個禮拜。你們可能會一個接一個死去，而我還是會活著。」她揶揄、洋洋自得的走到門口。她這種樣子，若不是在現在的情況下，會被人誤以爲是開玩笑以及性格。到了最後，她又回來了，懶洋洋的手在空中舞著。「當然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情使你以爲我有不可告知你的事情。不過，我想你們對我也不錯，我可代你們向我的朋友問幾個問題。同時，船長，再見了。」

當她的腳步聲逐漸消失時，寇克他們都喘出了一口大氣。

「好了，」麥考伊說：「畢竟米麗也懂得感情哩！」

挖苦似的幽默沖淡了這陣子的緊張。

「史波克，你想個辦法，我們現在跟太空船聯絡不上，如何是好呢？」

「毫無辦法。船長。小電腦派不上用場，它需要好幾個小時，而太空船的電腦僅需

數秒鐘。而且，它也不具有分析的能力。」

「在還沒有電腦前，人腦是最優秀的。排骨，你有法子沒有？」

「我當然會想得出方法來的，」麥考伊頹喪的說：「可是電腦要救我們也得趁早，而我們偏偏遠水救不了近火。當我想到我們的救星就在軌道上盤旋，盤旋，盤旋在這麼多的稀有金屬——。」

「怨嘆徒會浪費我們不多的時間。」寇克叱道。麥考伊驚訝的望著他。

「抱歉，排骨。我想我開始感到心煩氣燥了。」

「我是在抱怨，」麥考伊說：「該道歉的是我。好吧，我們現在就只有指望人腦了。史波克，別再想著頭大，我們來組合看看。我現在先試試看做單核酸的分析試驗。假如我們組合組對了，我們差不多就可猜中是什麼東西了。我們找出了病毒，就找得着一條活路了。」

「我可眞服了你。」史波克承認道。

「我來餵給你電碼，你不要問什麼問題，沒有時間了，我們就先從標有四二六的資

料開始。然後我們再補入沒有標有電碼的其它二等資料。這麼做也許不會有什麼，但是我想這麼做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不錯。」

甚至寇克都比史波克想得多；他沒有醫學上的修養，也沒有統計學上的修養，他無從瞭解現在的焦着程度。他只是站在一邊，沒頭沒腦的附和事情。

在後來的數小時內，他們乾耗著，接著又進入了一天。雖然有麥考伊指揮若定，可是每一個人似乎進展緩慢，如同在靜水一樣。而一切就像長夜漫漫的夢魘一樣。

就在這一天，米麗又現了，她用著一副她自以爲是冷漠的表情在做壁上觀。寇克他們都默視她的存在。她的表情漸漸的就變成了蹙眉了；最後她便開始跺起腳來了。

「你跺什麼腳！」寇克甚至頭也不回的說：「妳再跺腳，我就扭斷妳麵粉做的脖子！」

跺腳聲停了。麥考伊說：「再多加一份，史波克先生。我們已把成分公式都餵入電腦裡，要是再沒有結果，我們可就完了。」

小電腦發出孜孜聲，在史波克餵入的第二十二張卡中咔鏘一聲，接著迸出了一張卡系。麥考伊背靠著僵直板的板椅，口袋發出滿足的叫聲。

「就是這個嗎？」寇克問。

「不是，船長。只說可能是病毒而已。只是可能而已。」

「看起來是算不了什麼，」史波克說：「要是說這是爲新成品檢查所做的試驗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的棄置不顧。可是，照事實看來——。」

「照事實看來，我們下一步便是把病毒合成起來，」麥考伊說：「然後製作殺死病毒的疫苗。哦！不，不，疫苗也不會有用的。我到底是什麼搞的！不是疫苗，是要造抗毒素。這個就更困難多多了。船長，把那些安全人員叫醒吧——每一點人力都是救命之泉！我們在未來的四十八小時內，有一大堆的瓶子好洗的呢！」

寇克擦拭著額頭。「排骨，我感到我太過份了些，我想你也是一樣。我們是還有四十八小時，可是，你想我們有必要這麼神經兮兮的嗎？」

「我們不爲刀俎，也不爲魚肉。」麥考伊說：「我們都是有手有腳。而跟班的更是

要照顧才行。」

「我們也眞夠羞臉，」史波克說：「病毒就是病毒，不是一語雙關那麼會使人混淆不清吧！」

這個時候，寇克才知道他幾乎快要發神經病了。他一直在設法堅信史波克是故意在吊他的胃口。然後他又認爲小電腦在這種情況下也足堪派上大用場。「那位替我拿只瓶子來，」他說：「否則我要站著睡着了。」

如此到了第二十四小時，蘭德又要發作起來，爲了避免她又鬧事，她被打昏，並且服下了一大片的鎭靜劑。一小時後，有一位警衞也跟著發作。兩個人的皮膚都是藍色斑斑；很顯然的，當藍斑日漸擴大，並且日漸侵蝕到整個皮膚表面時，當事人便會更形瘋狂。

米麗有時不見了蹤影，有時又出來了，不過，蘭德他們兩人病情發作時，她總會在場。她是否在顯示她見怪不怪，或者是自以爲優異或者是倖災樂禍，寇克是感覺不出來。現在的問題是他不想再去想她的事，他現在是心力交疲，所以史波克分派給他不傷腦

筋的工作，他的太空船醫生也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使得他管不到後頭的事了。

這個時候，他聽到麥考伊說：「現在是最重要的一刻。我們及將有初步的成果。寇船長，我掀起培養基的蓋子時，你要滴兩滴的福馬林進去，別有差誤。」

「我不會的。」

的確他並沒有誤事。接著，他只是怔怔的望著充滿澄清液的安瓿，麥考伊正滴入低亞硫酸鈉。視野狹窄症，不過如此爾爾；安瓿、低亞硫酸鈉、手。

「這個也許是抗毒素，」麥考伊的聲音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過來，「也許不是。照我看來，這是一種很強的毒素。也只有電腦能確實的告訴我們。」

「先從蘭德開始，」寇克聽到自己神經質的叫著，「再來就是那名警衞。他們都快要奄奄待斃了。」

「不行，船長。」麥考伊的聲音說道：「我是這些人中惟一有資格做藥物試驗的。」

低亞硫酸鈉的滴管從安瓿裡取了出來。寇克設法近了過來，恍惚中抓住了麥考伊的

手腕。他這個動作是有害的；先是他的關節疼得要命，然後是他的頭部。

「等一會，」他說：「多等一分鐘不會礙事的。」

他托著全身骨頭像是要鬆散的身子，從安瓿看到了對側米麗的身影。她似乎可以使他們不必這麼麻煩的。寇克向她走近，舉步很小心，因爲地板正緩緩陷塌。

「米麗，」他說：「聽我說，妳一定要聽我說。」

她別過頭去。寇克伸出手，抓著她的頰，强迫她一定要看著他。他看她的臉部皮膚是很粗糙，而他卻依稀知道他也不是很漂亮，他鬚鬍不修，汗臭陣陣，兩眼細而泛紅，嘴部說話都是有氣無力的。

「我們還……還有數小時的命。我們和妳們……妳跟妳全部的朋友。而且……我們可能做法有錯。到那時，沒有成人，沒有棄兒……沒有人……永久永久都不會有人了。現在還給我一部……一部通話機就好。妳難道要這兒的人全都死在妳的手裡？想想看吧，米麗，愼重的想想看吧！」

她的眼光別過頭去，她是在望著賈妮。寇克强迫她再把眼光看著他。「就是現在，

米麗，現在，現在！」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我試試看吧！」說著，掙出了寇克的手，便跑掉了。

「我們不能等了，」麥考伊平靜的說道：「甚至電腦有結果，我們還是不能托。我們必需再繼續下去。」

「我跟你打賭一年的薪水，」史波克說：「這個抗毒素一定會要我們的命。」

寇克痛苦的發顫，他看到麥考伊一臉苦相，像個骷髏。

「你的賭我下了，」他說：「我們是罹病了。可是，要是我輸了，史波克先生，你又要如何呢？」

她舉起了手。

「住手！」寇克驚喊著。他是太遲了——甚至他以為在這種最後關頭下，醫生也會遵守船長的命令的。其實，現在是醫生下明斷的時候了。注射管開始滴在醫生滿是藍斑的手臂上。

接著，麥考伊很鎮靜的把注射管放在桌上，坐了下來。「好了，」他說：「我什麼感覺也沒有。」

他的眼珠翻白，並一直要藉桌角來支撐自己。「你們看……先生們……一切是完美無缺……。」

他的頭向前傾。

「幫我扶著他，」寇克了無生氣的說。他和史波克便一塊把醫生扶到最近的帆床去。麥考伊的臉，除了藍斑外，形同死蠟；這些日子來，從沒有看見過他的臉色這麼平靜過。寇克坐在床邊摸著他的脈博，他的脈博不整零亂，但是總算還有脈博。

「我不知道抗毒素怎麼會發作得那麼快，」史波克說。聽他的聲音像是從墳墓裡傳出來的低喃聲。

「他可以這樣就去了，我也知道我活著不久了，可是，他媽的我叫他不要做，他偏不聽！」

「書，」史波克幽默的說：「書到用時方恨少。」

寇克並不想到這句話，發一發哀怨本就是共工人的習慣。現在他充耳是一種特別的囂聲，他現在正全神貫注，對眼前的零亂像沒有看見似的。

史波克說：「我想我快要支撐不住了，我現在已開始有滿腦虛幻。」

寇克頹喪的望著四周。接著，他不由得睜大了眼睛。連史波克都有幻覺，他也差不多了。他懷疑他們的幻覺是不是都是一樣。

一羣孩子由米麗在前引導，正魚貫的走了進來。他們有大有小，高瘦胖矮，有蹣跚舉步的，一直到十二歲。看他們就如同是置身在展覽館一樣。有些較大的男孩穿著無尾的晚禮服，有些是穿著軍人服；有些是衣冠楚楚，有些是着寬鬆、不雅觀的運動服。女孩穿的還好看一點，因爲女孩全都穿著某種款式的宴會服，有些還穿著戲劇服，上有珠寶。他們的領隊是一個高高的紅頭男孩——哦，不，並不是說他自已的頭髮是紅色，而是說他戴著紅色假髮，狀呈劉海，頭髮上還黏著價碼條子。在他的後頭，一個胖嘟嘟的小男孩扶著一只紫色的枕頭，枕頭上似乎是一頂皇冠。

就像唱詩班在前引導的小孩子隊一樣，不過，最令人觸目心驚的還是這些都是全套

配備——登陸陸戰隊的裝備。他們帶有三副通話器——也就是除了賈妮和兩位安全人員外，寇克他們原先所攜帶的。另外紅頭的孩子屁股上還繫著一把移位鎗。這可證明他很大事張羅，傾巢而出，甚至他們這次回來，他們知道要對付寇克一行人，猶如探囊取物。寇克懷疑男孩是否用過移位鎗，若是用過，又是否曾傷過人。

男孩看著寇克在看他的移位鎗，多少便猜中了寇克在想什麼。

「我曾用它對付露絲，」他用著很愼重的口氣說：「我必需這麼做。我們還在讀書時，她卻頃刻之間要變爲成人。她僅比我稍大一點。」

他打開了槍套，拿了出來。寇克麻木地拿著鎗。其它的小孩子們也都走向一張長桌旁，並且很嚴肅的開始把他們的裝備堆積在桌上。米麗躊躇地走向寇克。

「我很抱歉，」她說：「我不對，我不應該鬧事的。我也曾盡力去讓約翰明白這不再是遊戲了，」她向旁望著面色如死蠟的麥考伊，「是不是太晚了？」

「可能是，」寇克低喃著，他現在連出聲的力量都沒有了。「史波克先生，你想你能不能把資料讀給法雷呢？」

「我試試看，船長。」

法雷驚駭之餘，要求史波克說出事情的始末。史波克打斷了他的話，並把數字讀給他。當在傳送資料時，一行人除了等外，便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寇克回去看著麥考伊，米麗跟著他。他依稀明白米麗闖出了這麼大的麻煩，現在她決定把通話器帶回來，證實了這是她邁向成人的最巨大的一步。現在不理她是有昧良心，這段日子是她的轉捩點，是她活了三世紀懵懵懂懂的日子的轉捩點。寇克輕抱著她，米麗也感激的望著她。

這是不是又是他的幻覺？麥考伊的藍斑像是褪了一些？不，有一些藍斑的確是變小了，也失去了顏色了。

「史波克先生，」他說：「快來看看。」

史波克看著，點了點頭。「消退了，」他說：「現在是看看有沒有不良的副反應——。」通話器的嗶嗶聲打斷了他的話，「我是史波克。」

「法雷對登陸小組。鑑定正確，重覆，正確。恭喜你們。你們剛才是不是胡亂配藥方來消除大部分的藍斑呀？」

寇克和史波克疲累的彼此笑了笑。「不，」史波克說：「我們一切都賴麥醫生的智慧下做的。通話完畢。」

「小電腦是幫上了忙，」寇克說，他伸出了手，拍了拍小機器，「真是好傢伙。」

麥考伊動了，他試著要坐起來，一臉迷惑。

「對不起，醫生，」寇克說：「假如你已休息夠的話，我相信替我們打針是你的本份。」

「真有效呀？」麥考伊粗嗄的說。

「真的有效，太空船上的電腦說成分真的用對了。你真是英雄，你這個蛋頭。」

× × ×

他們傾船上的用品來製造抗毒素，一星期後便離開了那兒。寇克一行當初的登陸小組和法雷一同在艦橋上，望著日益遙遠的那個行星。

「我仍然是心懷不安，」賈妮說：「不管他們實際的年齡有多老，他們看起來就跟小孩子一樣。而我們只是置著一個醫療小組幫助他們——。」

「這麼多年來，他們還不是活的很好，」寇克說：「妳瞧瞧米麗做了這麼艱難的事情。他們都是一點就通，不需要有誰來指導他們。我已著烏拉把這句話傳回地球……這星球要是有外太空通訊設備，他們的確可省卻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可是，原先的移民者走了後，通訊設備一直沒有發明出來……太空通訊總處可以派來老師，技師和官員的——。」

「——我想還包括督學吧！」麥考伊說。

「不必了。這些孩子都很健全的。」

蘭德這時緩緩的說道：「米麗……她……的確是愛著你的，船長。我相信你心裡明白。這就是她爲什麼要留下你。」

「我明白，」寇克說：「而且我也相當受寵若驚。不過，我告訴妳一個秘密吧，蘭德。我這個人一向對比我老的女人是沒有興趣的。」

水凶手

當這個星球眞的爆裂時，很顯明的不會有人錯過的。而且，任何人一看便知道它的名字；在星形圖上，它的代號是拉比四二八二一，這是地球總部派駐在拉比的一些官員爲它所取的姓名縮寫。

其實這個綽號也不是很適合。這個星球是個直徑長達一萬哩的石岩球，是個冰凍、無風的原野，甚至從地平線到紫色地平線都長不出一點點的青苔出來。可是，它這個代號倒很適合某方面的情況；這就是這個空蕩蕩的世界竟大到無以名之。

在經過數億年的一小段生命期間，它的冷凍表面和它的日益減縮的核心之間的吸力，便行漸使這個星球迸裂。

拉比上是設有觀測站，有六人常駐。這些人必需趁早移開，在這個星球附近逡巡的

企業號，便奉令接回這六人。命令又指示在接回六人後，企業號還得在星球附近逡巡，以觀測這次的爆炸。這項觀察所收集的資料，對地球的孩子將是一大助益。未來有一天，地球上的核子將可由資料研擬出一種方法，以便隨時都可爆破星球。

寇克船長，跟大多數的行政官員一樣，認爲沒有不是的任務。

結果竟然演變成拉比上根本沒有人要接出來。觀察站都已門戶洞開，冰都已結在裡頭了。舉凡地板、座架和椅子都已覆上厚厚的冰層，門都凍開結冰，而且所有電力都已沒有了。

觀察站的六名人員都已斃命。有一人全身裹住衣物，也半曲在架上斃命。由門口進入中廊的通道有一具女性的屍體，衣履單薄，半身上都結了冰。然而經查看的結果，發覺她直接的死因並不是天氣寒冷；她是被勒死的。

另外四位死者則在觀察站的下層。技師死在他自己的崗位上，而救生裝備的開關卻都定歸於零，他就這樣地被凍死，連詛咒一聲都沒有。其實救生裝備還有許多電源可用；而他只是不願打開開關而已。另外有二位是死在自己的床上，想像當時的氣溫，他們

的死因毫無可疑。可是，第六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卻在淋浴中死去，衣服並沒有脫去。

「其它的就沒有什麼好瞧的了。」派去察看的登陸小組的組長史波克後來便向寇克這麼報告。「此外，到處還有一些沒有結冰的小水坑，雖則在那種溫度下是該結冰的，而它們還是在溶化的狀態。我帶了一點回來化驗。至於屍體，仍然是冰凍著放在我們的停屍所。至於案情倒像是小說中的情節，而不是官方調查得了的。」

「想像力是警察必備的才華，」寇克說：「我大膽的以爲可能是有某些高度揮發性的毒氣滲入觀察站的。有一人被濺到，所以才連衣服一起淋浴。而另外有人把所有通氣孔都打開，企圖把氣體導出外面去。」

「那個被勒死的女人又怎麼說？」

「可能是有人怪她不小心讓氣體流入，這件事件可能都是導致於不小心，也可能她是被激怒才這麼做的。你知道在這種冰天野地工作的人，脾氣都不是很好的。」

「有道理，有道理，」史波克說：「那一位技師關掉救生系統又怎麼解釋？」

寇克攤了攤手，「這點我就猜不出來。可能他無聊得要命，才決定自殺。也有可能

我自始至終都推論錯了。我們最好還是駛入觀測軌道上去。反正不管那兒是出了什麼事，很顯然的，事情都已發生了。」

至於案件記載，亦如他所說的「很顯然的」。

杜木是跟著史波克前往觀測站的隊員，是他第一個先指示災兆的。他和大夥兒在娛樂廳裡一直是格格不入，這種事情屢見不鮮，因爲杜木雖然做事牢靠，卻不是很擅於交際。在旁邊，正駕駛員蘇魯和導航員凱文正在爭論練習舞劍的優點，而蘇魯自然是贊成的一方。當辯論到了某種程度，蘇魯便向杜木要求支持。

結果，杜木便性情大爲激動，他侃侃陳述了死在拉比的六個人以及在太空的人們生命不值錢。在這個性情大動的演說中，杜木拿著一柄切牛排的小刀向著自己。

結果情勢便變得火爆，由於蘇魯和凱文誤解了杜木拿刀的企圖，他們以爲杜木拿刀是準備攻擊他們兩個，出乎意料的，杜木卻對自己下手，傷的很厲害。當他被制服和送入醫院時，三個人都已血跡斑斑。先頭趕到的安全人員猜不透這三個混混，誰是眞的受傷的。

其實也沒有多少時間來詳細討論案情了；星球開始迸裂，蘇魯和凱文清洗完畢，便得儘快的回到艦橋的崗位上去。當星球繼續迸裂時，行星的實際質量便時時都不同，甚至由於它廣大的磁場持續在變化遷移，所以它的地心也是時時在變，因此，企業號原先認爲穩定而可停車的軌道，到了次一個時候，便會變得不穩定而暗潮洶湧了。這種暗潮除非是次數繁多，電腦才可預測得到，至於人的頭腦則有賴於平常的經驗了。

麥考伊診斷杜木的生死報告書，在二十四小時內並沒有送達寇克的手中，而在他應麥考伊之請，會同商榷時，又是過了四小時。然而，到了那個時候，迸裂的過程似乎已到了某種曲折點，在這個曲折點時，會有一小時左右的停頓，不再迸裂；因此，寇克抽空到麥考伊的辦公室，而叫蘇魯和凱文輪值。

「要不是杜木是拉比查看的兩個人之一，我就不會叫你來的，」麥考伊直截了當的說：「可是這件事很奇怪，我也不想漠視其中可能有連帶關係。」

「你說那兒奇怪？」

「哦！」麥考伊說：「自殺企圖本身就很奇怪。杜木這個人很內向，自我懷疑心很

重；不過，我搞不懂的是杜木怎麼會突如其來的自殺。

再說，船長。他不應該死的。他的腸子受傷，可是我已經替他潔淨縫合，應該不會感染腹膜炎；但是他還是死了，這一點我便不懂了。」

「也許是他自縊。」寇克說。

「我不排除這種可能。不過，我不會把它塡入死亡證明書內。我必需找出一個毫無疑問的死因，像血毒症或腦結塊。像杜木之死，醫學罕見，因爲根本就找不出直接的死因。而在拉比的那六位死者也是一團謎。」

「這倒是事實。那史波克帶回來做分析的樣品報告如何？」

麥考伊聳聳肩，「什麼可能性都有。不過，據我們所瞭解的，那樣品的成分只不過是水，其它尙有可降低冰點的一些礦物質而已。我們在處理時，用了各種可能的措施，結果證實它很淸，也就是說不含有細菌，眞正是化學上所說的百分之百的純度。我會判定它會不會是沒有必要再分析，當然我還是要再做新的實驗；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些。」

「好，我會注意史波克。」寇克說：「他是到過那兒的另外一名人員，不過，由於

他具有跟我們不同的新陳代謝官能，我不知道我會發現什麼來。同時，我們也必需希望這一切都是巧合而已。」

寇克告了辭。當他走出了門時，他很驚異的發現蘇魯正從邊廊過來，而且沒有注意到寇克的存在。很顯然的蘇魯是打從體育館出來，因爲他的天鵝絨衣服已脫下，露出一件黑色的汗衫，而且他的脖子後還覆著一條毛巾。他的腋下挾著一個鈍頭劍和一個護罩，神情狀至愉快，的確一點也不像全神貫注於工作崗位的人。

他揮起劍，劍尖指向天花板，然後換手握著，劍柄就橫在眼前。練習了一會後，他取下了護罩。然後他又握著劍柄，試試劍重。

「蘇魯！」

蘇魯翻身，作備戰狀態的輕輕觸襲。他的劍鋒在兩個人之間劃過一個小小的圓狐。

「啊哈！」蘇魯像是很高興的樣子，「皇后侍衞亦或殿前侍衞？報上名來！」

「蘇魯，你這是幹什麼？我不是叫你在崗位上嗎？」

蘇魯長劍一揮，向前跨了一步，「少來誆我，吔？拔劍來！」

「夠了！夠了！」寇克尖叫道：「你到醫務部報告去吧！」

「你在笑我？哼，才不——。」

他突然刺了過來，寇克跳開了，並且拔出了移位鎗，同時用大姆指按在「震昏」一節，但是蘇魯動作比他快。他竄入了甬道，就在裡頭消失了。從那空曠的進口裡，傳來了他的回音：「懦……懦……懦夫……。」

寇克快步返回艦橋。當他進入艦橋時，他看見烏拉把領航員的位置委派給另一名隊員，並且回返她的總機崗位。蘇魯的崗位則早已由另一位取代了。寇克說：「凱文呢？」

「我看他也走失了，」史波克說著，並且站起來，把太師椅的位子讓寇克坐，「這兒也只有哈里斯看他走掉。」

「有什麼異狀？」寇克問舵手。

「我看他並沒有狂野或什麼的，船長。我曾問他蘇魯在那兒，他便開始唱了：『怕什麼，有我在這兒。』然後，他說他爲我不是愛爾蘭人感到可惜——其實我是愛爾蘭人的，先生——後來他說輪到他戰鬥了。」

「蘇魯也是一樣，」寇克簡短的說：「拿著一把劍追我，然後躲進甬道裡不見了。烏拉，叫安全人員找出他們兩個，並且加以囚禁。我要每一位跟他們兩人有過接觸的都去做身體檢查。」

「我想去看精神科就好，船長。」史波克說。

「爲什麼。」

「不管它是什麼東西，它會使人迷神就是把每個人隱藏的自我形像浮到表面上來。杜木是抑鬱型；它使他厮顏掃地，所以杜木才會自殺。凱文則自娛愛爾蘭國王的後代。蘇魯在心目中則自以爲是一名十八世紀招搖過街的劍客。」

「好吧！目前那個星球的情況如何？」

「迸裂的速度比我們所預料的快，」史波克說：「到目前我們已收集到百分之二的碎片。」

「穩定。」他轉頭看著他的高級人員，可是舵手的聲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船長，舵手沒有回音。」

「把船腹的游標都發出去，我們得修正軌道。」

舵手按了游標的開關，沒有用。

「游標都卡住了，船長。」

「主機：翹起一翼！」寇克尖叫了起來。

「這麼做會使我們偏離正軌。」史波克注意到了，他好像就在發輕微的牢騷。

「受不了了。」

「沒有回應，船長。」舵手說。

「動力室，注意！」史波克對著通話器說：「我們需要動力，我們的控制都完了。」

寇克用手指著電梯，「史波克，去看看那邊出了什麼事。」

史波克才舉步走向電梯，可是這個時候電梯的門開了，蘇魯竄了出來，手裡拿著劍。

「哇，我的武士！」他說：「又碰頭了！」

「蘇魯！」寇克喝道：「放下那柄要命的——。」

「少給爾王爾后羞臉！」蘇魯直接衝上史波克，史波克心中早就忐忑不安，掉頭便

想逃。寇克想動，可是劍尖立刻掉轉，對準了他。「現在，笨武士——。」

蘇魯正要衝上去時，正巧看見烏拉從他背部走過來。他怔住了；她則停住了腳。

「啊哈！公主仙女！」

「抱歉，都不是！」烏拉說。她暗示的瞥了蘇魯的左肩；當蘇魯看到她，急促的停下了腳步，史波克的手早已猛力的抓著他的右肩。蘇魯跌跌撞撞的奔向甲板而去。

寇克立刻忘了這件事，他匆忙的抓起通話器，「史考特！我們需要動力！史考特！動力室！聽到沒有！」

一個怪腔走板的聲音從通話器擴了過來，「你在唱歌呀？」

「凱文？」寇克說著，努力壓制著心中的憤怒。

「這是企業號凱文船長。請問閣下是誰？」

「我是寇克，混蛋！」

「寇克是誰？我的手下沒有寇克這個人的。」

「凱文，我是寇船長。你給我離開動力室。領航員，史考特呢？」

「現在你給我聽好，厨子，」凱文說：「我是船長，你立刻給每一位隊員雙料冰淇淋。今天是好日子，慶賀凱文船長最偉大的一天。而且現在，你的船長將做一個明智的選擇。」

寇克衝向電梯。史波克自動的取代了他的位置來發令。「船長，」他說：「照我們目前下降的速度來看，我們在不到二十分鐘內就會落入星球爆炸的範圍內。」

「好，」寇克冷酷的說：「我得想辦法來整整那隻猴子。你呆在這兒，一有動力就速離。」

電梯門在他進去後關上了。這時，整艘船都可聽到凱文的呼嘯聲：「我會再度帶你回家，凱瑟琳。」他不是歌手。

要是全船都播放著小夜曲，這將是一場免不了的笑話；自從由杜木引進了以後，接著是杜木死得不明不白；而企業後也用於缺乏動力，極可能會被捲入宇宙中星球那般大的飄浮重量打成碎片。

當寇克趕到動力室時，史考特和另外兩名隊員正在動力室門外叫門，並設計濕溫靈

敏信號計。看見寇克來，他迅速的瞥了他一眼，又開始工作。

「我們正試著打開，船長。」他說：「凱文跑過來，說你要在艦橋上見我們，然後便把我們鎖在外頭了。我們又聽到你在通話器跟他說話。」

「他將把舵的動力都切斷了，」寇克說：「你能繞過去，使用動力輔助設備嗎？」

「不行，船長，他利用主控室控制一切，」史考特對一位隊員說：「你到我的辦公室，拿來有關這兒的設計圖。要是我們必需鑿穿，我可不想鑿斷了任何路線。」

隊員點點頭，便奔過去了。

「至少你可以用電池給我們駕駛的動力吧？」寇克說：「雖無法防止下落，但至少可以使太空船穩定。我們在十九分鐘內就要。史考特。」

「知道了，我會試試。」

「好，」寇克轉身回艦橋。

「而眼淚沾滿了你可愛的眼睛……。」又傳出了歌聲。

× × ×

在艦橋，寇克急促地下令，「你沒有切斷那噪音嗎？」

「沒有，船長。」烏拉說：「他在主控室可以控制所有的頻道的。」

「有一個他便無法控制，」寇克說：「史波克先生。封閉船上各區。要是這是接觸傳染，可能我便可防止它傳染，而且同時——。」

「我知道，」史波克說著。他按了各區的警報鈕。主要的警報器便自動停了，凱文的聲音便完全聽不到了。當它停止時，接著便是一個短暫的沈默。然後，凱文的聲音又傳來了。

「烏拉，我是凱文船長。你打斷了我的唱歌。你眞不可愛，不給你好的冰淇淋吃了。」

「還有十七分鐘了，船長。」史波克說。

「各位船員注意，」凱文又繼續說道：「十九時正，本船的保齡巷將有一場正式的晚會。所有的人員均需到席。」他的話引起了一陣陣的爆笑。「到席的女賓均將由本船的百貨部發給一瓶香水。所有的男賓則將加薪一級以爲補償。來參觀的也有好處。」

「在通話器全都不通前，有沒有蘇魯的消息？」寇克說。

「麥考伊正在使用大量的鎮靜劑爲他醫療，」烏拉說：「他並沒有怎樣，不過檢驗起來都不對勁……據我所知醫生對他的情況已有初步的瞭解，但是在還沒有確定前，蘇魯將要被隔離一陣子。」

「這樣一來，凱文就是我們惟一要處理的了。」

一位信使跑進來呼叫道：「船長，史考特說他現在已用電池充好到主舵的路線。他說他在十四分鐘內就有辦法鑿入動力室了。船長。」

「這倒是千鈞一髮，……」寇克說：「我們將只有三分鐘的時間把引擎加到最大的馬力。船長覆史考特的話，叫他循著舊電路線，可別切斷主電路線。」

「現在你們聽好！」凱文的聲音傳了過來，「我規定從現在開始，所有女隊員的頭髮都要自然垂肩。我再重覆一遍，所有的女職員都不准濃粧艷抹。」

「船長，」史波克壓低著聲音說道。

「等一會。你派兩名安全人員到史考特那兒去。凱文可能有武器。」

「我已經派了，」史波克說：「船長——。」

「……越過這個又寬又深的地帶……。」

「船長，我感到不適，」史波克正直的說：「請你允許我到醫院報到。」

寇克伸手摸摸他的前額，「那兒不適？」

「只是小恙而已。船長，不過爲了——。」

「好，好。但你無法到醫院去，各區都已經封閉了。」

「允許我到我的房裡去。船長，我到得了自己的房間的。」

「申請照准。給他派個警衞。」當史波克走了以後，寇克突然想到了一個不妙的事。麥考伊要是找到了病情，要如何通知他呢？「烏拉，你現在離開你的崗位吧，我們目前用不著總機。你現在去拿個拍報器和聽診器，到病房的頂樓上。喚起醫生的注意，並用敲地板聲作答。然後將會談的內容用無線電告知於我。明白了就動身吧！」

「是，船長。」

烏拉一走，整個艦橋空蕩蕩的，就只有寇克一人了。他現在除了注意大視幕外，就

只有等了。如此過了十二分鐘。

寇克後口袋裡響起了一陣的嗶嗶聲。寇克拿起了通話器。

「我是船長。」

「是烏拉。船長。我已跟麥醫生取得聯繫，他說他有個局部的辦法。」

「問他，他的『局部』是什麼意思。」

當烏拉在內層的地板拍發這道消息時，寇克可眞是在等得心焦。地板是厚金屬製的；說不定烏拉是用鐵槌在傳訊息，亦可能敲地聲僅是稀疏可聞。

「船長，他的意思是要放出某種東西，也就是釋放出某種氣體進入通風系統。他說他可從醫務部放出氣體，而氣體將會散佈得很快。他說這氣體會治好蘇魯，也會治好所有有病的人，可是他不諱言說這氣體對健康的人是有影響的。」

「這是麥醫生一貫做事的態度，不過——你問他，他自己的感覺如何。」

接著又是一個冗長的等待。然後回話又來了，「他說他感到非常不適，船長，不過，現在已好了，多賴抗毒劑之功。」

這句話可能是眞，也可能是假。要是麥考伊本身得了病，要預測他對太空船的空氣需如何處置是很難的，另一方面，拒絕了他的請求也是阻止不了他的行動的。天知道凱文那可厭的歌聲非阻止不可的！那種歌聲使人思慮不順暢哩！

「你要他叫蘇魯說些話，妳再聽聽蘇魯的話是不是怪怪的。」

又是一陣等待。現在只剩下十分鐘了，其中全力加滿速度還得三分鐘。而且，麥醫生的抗毒劑也不知散佈得快不快，另外又得費多少分鐘才能有效果。

「船長，他說蘇魯現在筋疲力盡，他不想吵醒他，他說這是他給病人的保護。」

麥醫生給病人保護，這是一定的。不過，照目前的情況來講，這眞是愚不可及。

「好吧，」寇克狠下心說：「妳要他去辦他的事吧！」

「遵命，船長。」

烏拉的電波停止了，寇克也把他的通話器放進了口袋，感到相當的徬徨無助。只剩九分鐘了。

然後，凱文的聲音又間間斷斷的傳出來了。他顯然是忘掉了一部分的歌詞。他漏唱

了一大段，他想繼續，便隨口唱著「啦！啦！啦！」，緊接著便中止了。

靜沈沈的。

寇克聽得到自己的脈博聲，聽得到自己內心的聲音。他現在發覺他並不是一切都不順心，而是他的頭痛使他煩，他知道他在一小時多以前，便已染患了頭痛，他快速地走向烏拉的總機去，呼叫動力室。

動力室的人似乎有一陣猶豫，然後是凱文不安的聲音，「我是凱文。」

「凱文，我是寇船長，你現在在那兒？」

「船長，我……我，我似乎是在動力室，我……我擅離了崗位，船長。」

寇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沒有關係，我們現在需要動力。你去開門，讓主技師進去吧。你開門時，要站在門旁，因爲他要轟門。你明白了吧？」

「是的，船長。動力，開門，閃避，船長，出了什麼事了？」

「不必問，照辦吧！」

「遵命，船長。」

緊接著各區的太平門都隆隆的打開了，像一塊大石從山上滾落似的，寇克又按了警報器，大呼道：「所有人員到艦橋！紅色緊急，六分鐘，開始行動！」

幾乎在同時，動力管線的指針也開始動了。凱文已開始了總發電機。一陣子後，他那種無辜的懊悔響在整個太空船裡。

「今晚保齡巷的舞會取消了。」

×　×　×

一旦在拉比這個迸裂的星球找到了新的穩定的軌道後，寇克便抽空去問麥考伊一些問題。醫生看起來困累至極，而且有一些恍惚；事實上，他是太空船所有人中最困頓的。不過，他還是以他一貫暗示性的手法來回答問題。

「知不知道仙人掌？船長。」

「只知道一般性的而已。它們生在沙漠，多刺。噢，對了，有一些仙人掌裡頭還有水哩。」

「不錯，我所要說的就是最後一句話。而且，在博物館裡頭的仙人掌都五、六十年

了，有時還會發芽，更使得博物館的館長大叫一驚哩！數千多年前埋在老王墳墓的埃及麥穗也會發芽哩！」

寇克耐心的等著。麥考伊再怎麼慢條斯理，也會談到問題的中心點的。

「這類的事情在一種叫做活水的儲有方式下都會發生的。一般的礦物晶體，像硫酸銅等，這種水便會廣泛的浸入晶體分子，這便是結晶水。這樣一來，雖然有了毒性，但硫酸銅已成了漂亮的藍色晶體；要是沒有水，它只是一種有毒的綠色粉末。還有的是有機分子比較能夠鍵合水分，使水眞正成爲分子的一部分。就這樣歷經了許多年，水分將從組合分子中析出，而如液體一樣，可爲仙人掌或小麥穗子所用，於是生命便又到處開始了。」

「一種不可思議的巧安排，」寇克說：「不過，我看不出它怎麼可以使我們幾乎死無喪生之地？」

「當然，問題就出在史波克帶回來的那個液體樣品，那是一種促進水鍵合的催化劑。假如沒有東西可供它鍵合，它甚至自己可對自己鍵合。一旦它在血液裡，催化劑便與

血漿交合。它先使血液難以抽取養分，先是從血糖，然後大腦也沒有養分，精神的症狀便開始了。當時間一久，血液便呆滯堆積，尤其是更小的毛細血管便流不進去。所以杜木便因血液循環不順而告死亡。

當我知道這一切時，我便必需想出一個方法來毒死催化劑。這種東西經由體汗或血液或其它的體液，便具有極高度的傳染性；而且催化劑並不參與這種東西所激起的任何化學反應，因此，催化劑的數量在反應前後都沒有改變的。這次的這種東西我想可能半病毒狀的方式而重覆增加的。反正，我的方法便是改變催化劑的化學性，毒死它，以便它不再加快反應。我幾乎無法及時找出可以毒死它的東西，而且正如我藉敲牆壁聲所告訴烏拉的，我確定不了這種毒性對健康的人是不是有影響。好在沒有。」

「大銀河，」寇克說：「這次的教訓我倒是忘不了。對了，史波克身體微恙，事情還沒有結束，他就回去沒有再回來。烏拉，你替我接史波克。」

「遵命，船長。」

線路接上了。從通話裡傳來了阿拉伯人特有的叫聲——這是共工人的音樂器具，船

上的人聽著都受不了，所以史波克便搬到自己的艙房去聽。這時史波克的低唱聲隨著音樂聲傳了過來：

「阿拉，呼拉，恰恰！
笑笑，曼波，跳跳——。」

寇克聽得皺眉。「我不知道他的病是否好了。」他說：「只有共工人才有這等耐力。可是，因為他在紅色警報中並沒有當值，可能是你的抗毒氣體對他有影響，對我們沒有影響。你最好去檢查他一下。」

「我會速快找出原因。」

麥醫生走了，史波克的艙房裡還是繼續傳來了刺耳的音樂。

「快樂，姑娘，當今不再，
今後——。」

當音樂到達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時，他切斷了通話，與其通史波克刺耳的音樂，倒不如聽凱文的「我會再帶你回去，凱瑟琳。」

從另一方面來說，要是史波克對凱文的聲音有這樣的感覺，史波克也就沒有理由會感到不適。嘆息了一聲，寇克定下了神去看拉比最後的一瞥。這個行星現在看起來就像碎片的累積雲，在視幕上看起來就像是一副人類的頭腦在膨脹分裂。

寇克在想行星的迸裂和人腦相似，純是巧合。一旦行星開始迸裂，就會迸裂得徹底。但是人腦卻不會的。

若有半個機會，它們還是會再迸合起來的。

會有那個一天的——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星際爭霸戰　售價40元

原著者：傑姆士．布里希
譯　者：簡文祥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晉江街18巷2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本社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發行人：林維賓
總經銷：明德書局
臺北市延平北路3段26號
電話：（〇二）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第一〇二四三六號
承印者：